



書叢小通三
劇悲的間鄉

著 艾 先 蹇

局書通三海上

1006

注 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注意。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小說・戲曲・詩詞）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隨筆・外國文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教育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美術・歷史

社會科學・法律

社會・政治・經濟

發刊旨趣

3 2169 5676 7



本局乃中國出版界新起的挺進隊，肩負着文化的使命，
藉介當世的學術；而尤注意於現實的需要。這小叢書的發行
。是本局小小的一個供獻。今請一述其發刊之旨趣。

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世界進步到今天，在中國；一般智
識的傳播，通常學問的享受，多半還限制於小資產階級以及
叨得都會睡餘的農業社會裏；估着極廣漠的場合，以環境上
的許多問題，沾潤不得一些一般所能享受的文化上的幸福。

把文化送到大衆的腦子裏去，這問題固不是單純的，但
，出版上的問題，至少也解決了這問題的一半。以最精湛的

MG
I246.7
597¹

內容，由極便宜的物質代價作交換，讓大衆的大衆去領略，去欣賞，在普及文化的使命上，總不致毫無收穫罷？

固然，小叢書之發行，在本局之前，已數見不鮮；但，似乎有一通病，即取材方面，總難免「削足就履」。本叢書擬盡可能，力矯此弊，必以一種題材成一完整之單位，務求達到「小中見大以一概餘」的目的。

至於取材性質，初無限定，文·哲·軍·政·科學·經濟，罔不包羅；蓋欲於「大衆」二字上求底也。海內高明，尚希明教。

目次

目次	
一個祕密	一
看守韓通	一二
趕馱馬的老人	二六
安癩殼	三六
晚餐	四五
濛渡	五五
鄉間的悲劇	六一
老年的懺悔	七五
	九二

次

目

一個秘密

這是一個秘密，直到如今還瞞着妻。一位嘴太刻薄的女人，爲什麼要讓她明白這回事呢？



「軍越生。」

女僕把一張有指痕的舊名片擺在我的面前，當我和妻正在商量着怎樣支配款項去應付我們的債主的時候。這大約是一九二九年的事，在一個冷清清的星期日上午。快過舊歷年了。盼得兩眼欲穿的，教育局的一月薪水在送竈後二日才發放。妻歡喜得眼淚都快流出來了。但是把各項賬單集攏來一算，才覺着錢是從左手拿進來，便要由右手拿出去的，辛苦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似乎一點沒有爲自己。兩個人終於相對黯然了。一張名片很警覺地便乘機來解圍，我們的視線和趣味立刻轉移到牠上面。

「你有這樣一個姓覃的朋友麼？怎麼平常就沒有聽你說過？」妻懷疑地問我。

我筆直地看着名片上的那三個鉛字出神，牠們彷彿在那裏跳躍，但是刺戟不起我的記

憶來。這名字對於我也有幾分陌生。

妻看見我沒有回答，便掉過頭來向女僕道：

「李媽，你大概弄錯了，恐怕他是我們南屋楊小姐的。」

因爲同鄉楊女士同時也住在我們的家裏，她很活潑，往來的朋友特別多。妻的臆測並非全然沒有根據。

「他說得清清楚楚是找我們先生呢，我問了他兩回。」女僕的仔細是一向博得大家的信任的。

「哦，我想起來了，」我沈吟了半響道。「我們局子裏有一位科員姓覃，很好賭錢，又抽大烟，恐怕是這個人也說不定。不過他爲什麼來找我，彼此向無往來？（我轉問女僕）你怎麼給他說？」

女僕惶然答道：「我說，您在家。」

「沒有法子了，只好會會他吧！你請他在書房坐。」

來客坐在書房裏了。雖然是數九天氣，也不戴帽子，頭髮像麻雀窠。穿一件油漬和灰塵點綴滿了的青布棉袍，眼睛紅腫得賽金魚，彷彿剛在什麼地方傷心過的樣子，也許是好幾夜的失眠。見着我，鞠九十度的躬。口裏還啣着半截烟捲，焦黃的手指把烟灰在桌邊敲

落下去。

「王先生，您不大認得我吧！咱們是同事。」他微笑着，有點靦腆地說。

我對於來客委實面生可疑，但又不便說不會會過，只好泛泛地答道：「雖然是同在一個局子，人太多，總少交談的機會。」

「我跟王先生您就隔一間屋子。我是很早就知道先生的。您從日本回來的時候，著的那本整頓全國教育計畫書我還買過一部，真不愧是教育專家啊！」

我學過十年的教育，但至今沒有參加過實際的工作，卻在教育局當一個小官僚，覺得是十分可恥的事情。只要有人提起我那本舊著時，自己不由得便會臉紅的。因為計畫始終沒有實現，且又無法辯解文章的作者為另一人，只有垂頭用沉默來代替答辭。

「我很久就要過來看王先生的，聽說您很忙，恐怕就誤了您的時間。一則也是自己太寒儉了，不敢見人。境遇太不好了。境遇才是摧殘人的哪！王先生，您猜猜我今年有多少歲？」

「我想您不過四十幾吧？」來客的健利的談鋒使我缺少應付的才能；但我確定他臉上的皺紋和嘴上短短的鬚鬚是證實了他的年紀的。

「今年我才剛滿三十。」

我正在奇異爲什麼一個人的像貌和年齡那樣的不一致的時候，電話鈴聲響了，我忙去拿起耳機。這是給客人一個最好的吸烟的機會，半截烟捲又在他嘴上啣着了。電話是一個朋友宴客的催請，我告訴他這裏還有客坐着，讓他等一等就來。我的話特別說的清楚而嘹亮，惟恐在座的客人聽不清。

客人很閒散的樣子，聽見我的話，並不立刻起身告辭，而且大大地呷了一口女僕倒來的茶。

三 通 小 叢 書

「王先生，說來不怕您笑話，內人從前也還教個家館，幫助幫助我。這一年來，她病了，好了以後，人家已經另外聘了人。」他縷述着光陰和工作怎樣使他變老的原因。「我只仗着一個人幾十塊錢的收入來維持。偏偏局子裏又是常常欠薪不發。這一年把我磨得不成樣子了。」

「王先生，從前我們家裏是很有錢的。我父親在河南做過一趟官，剩下不少的錢，在北平還置了幾處產業，單是房子就有兩三所。東大街美麗澡堂都是我們的房子。後來我父親一去世，現錢雖沒有留下多少，房產卻全給留下了。吃瓦片也儘够我們吃了不是？但是我母親抽上了大烟，並且還愛賭錢。我那時還上中學。人家瞧着我不錯，便把一個媳婦

給我。她是一位高小畢業的大家閨女。但是，王先生，不久我也學壞了，偷着抽母親的大烟，她還常常帶着我到賭窟去推牌九和門牌。她把父親留下的幾個現錢全輸光了，後來就拿房子作抵押。每回賣掉一所房子，也就只剩下二三百塊錢。她雖然分了一點給我做資本，還不是在那賭窟裏一樣送掉嗎！頂有趣的是我母親（他嘆了一口氣），她拿着一筆款子揣在衣袋裏，走到街上，便像發了橫財似的；別人只要瞧她一眼，她就叫巡警。等巡警走來，她硬說她身上揣得有二百塊錢，路上的人要搶她。等到錢一輸光，走上街也不怕人瞧了。……前年她才死的……」

「够了，够了，」我看手錶已經快到一點了，忙打斷他的話。「我還有個飯局，現在請您說明到這兒來的本題吧。」

他的黝黑的臉上那對金魚似的眼睛望着頂棚，嚙嚙着說道：

「我真不好意思開口，這是第一次上您這兒來，就跟您提這件事。但是，王先生，您知道我的，也是沒有法子，不怕您笑話。您手邊要是鬆動的話，我想跟您通融十塊錢，可以不可以？」

我隱然了。雖然薪水領來以後還原封未動地擺在家裏，也不過是暫時替債權者負一點保管的責任。預算起來，一切開銷之餘，過年手邊只有幾塊錢的存留；要分一部份給別人

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實。但我怎樣設詞拒絕來客的請求呢？我是一個多麼富有同情心的人，從不願由自己給人以失望或打擊。

「開年發薪的時候一定還過來的。」他不容我考慮，緊接着說。

「覃先生，局子裏你就沒有去借借麼？」

「因為剛發薪，不好意思再借。恐怕就是借也不會有什麼希望的。賤太多了，我那幾十塊錢實在不夠開支。您如果怕我不還，明天我通知會計主任，讓他發薪的時候給您扣下，怎麼樣？」

來客的十分懇切的言辭使我感動了。我只有含糊地答應着。

「我知道您的收入很多，這幾個錢是不會沒有的。」

我允許了他。我說，數目上的多少還不一定，因為自己也負有很多的債務年底需要清償；但總竭力想法給他勻出一點來，下午親自送去。他張大了嘴，露出一排黃牙來，笑影烘托在他的臉上，大踏步地走了。

和妻幾度斟酌的結果，還減付了幾家的欠賬，總算勻出五塊錢來。天已經是黃昏時候了，黑漆的夜的毛脚快踏到街心。我向妻說：「覃越生看見我一直沒有消息，不會很着急

的麼？也許他們全家正在等着這筆錢來買米麵呢！」我急忙忙地從家裏出來。在南城一個小胡同裏徘徊着，記不清楚被訪者的門牌號數了。有着向來寧可多繞幾個圈子也不肯率爾問路的習慣，所以決不去亂敲門探詢一下；這樣做是愈證明了我的糊塗。但是湊巧章君迎着我的面走來了。我手裏捏着那張五元鈔票，跟着他走進他的家。

是一個大雜院的廂房中，一進門便有一股奇異的氣味襲來。穠穠穠都裸露出來了的頂棚，幾片紙還在上面緊黏着，捨不得離開，遍地都是煤球和破報。三張沙發擺在屋子的當中，蒙布已經破爛，棉花和鐵簧正在顯示着牠們的面目。裏間有一間大炕，從破了窟窿的窗戶望進去，有一個黃臉鬍鬚的女人擁被在那裏躺着。

主人看見我進了他的屋子，一層紅暈便泛到臉上來，嘴裏連忙說：

「真是化子房，讓您一看見就惡心，好，您請坐一坐。」

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塊手絹來，鋪到左邊的沙發上，我只好坐下了。他並不去拿烟茶，很着急的樣子問道：

「王先生，托您的事情，怎麼樣？」

「籌了一點，」我把那張鈔票放到灰塵做了桌布的茶几上，一面向他道歉。「對不起得很，勻不出那麼多。」

『儘够了，儘够了。』他的滿意的頭一陣亂顛。

『朋友本來有通財之誼的，不過這個時候趕得太不好。』

我一面說明只籌到一半的原因，一面站起來解大鑿的鈕扣，因為走路太多，一種的煩熱發生了。同時那沙發發坐下去也予人以不安的感覺。

『已經是很大的幫助了，實在感激得很。』

沉默了一會，他忽然想起了說：

『您還沒有抽烟哩，我給您買烟去吧。』

他站起身來要走，我已經跨向門檻邊去，告辭說：『還有事，改天再談好了。』

回到家裏，緊張的空氣才緩和過來。但是忽然發現我的皮手套遺失了。手套是四十歲生日妻的贈品，我一向都寶貴着的。從臥室一直找到書房，什麼地方都找遍了，也沒有找到。妻的目擊是我剛才還帶了出去的，我卻堅決地否認這事實。因為平素以細心自命的我，決不會戴着手套出去而不戴了歸來。她吵着說：

『我看見你午後赴宴回來，都還戴在手上的，要是遺失，也一定是第二次出去的時候。』

第二次出去的時間是那樣的短暫，決不會丟在夏越生的家，我又髮髻記得到草家去的

路上還戴着手套似的。在車上我曾經取身上的錢：因為臨時打開皮包，裏面還剩得有幾塊零錢，怕覃君怪我不肯把所有的錢全數借給他。也許是取錢時脫下來遺落在洋車上了；但我又疑惑是在家裏被女僕偷了去。這也有可能。

妻擦着嘴，氣得話都說不出來，怪我不應當遺失了她送我的禮物。這雙手套的面子是很細的黃色羊皮，裏子是錢灰的鼠毛。顏色的配襯十分可愛，不是女人的細心的揀選是得不到的。兩年前妻特意從上海一家外國洋行給我買來。爲了這雙手套，她還打了電報來催着畫我的手的尺寸，要趕在生辰前一天寄到。價格不過十幾塊錢，而牠們的可貴是爲了另外的理由。我看見妻的頹喪的神氣，心裏也覺得不安起來了。在電車上我曾經被扒去過我的派克鋼筆，在早路上我曾經被拐走過行李；但都沒有困惑不恰如像今天。站在屋子當中，我呆板得像一個木人了。

妻也明瞭我的苦痛，因而心緒稍微寧靜一點說道：

「你難道不會上覃家去找找麼？」

這一句話提醒了我。是的，我剛才在那位借錢的同事的家中，會感到一陣煩熱，解開過大鑿的鈕扣；但是否脫下手套來，卻又記不清楚了。

我僱了一輛飛快的洋車再一度奉訪覃君。他正在裏間同他的太太很高興地談論一個問

題，聽見脚步声，語音便戛然而止了。他看見我進屋，缺乏了借錢時那種謙恭，煩膩的情態布滿在臉上，跑出來：

『王先生，您又回來了，有什麼事？是不是要我寫一張借據呢？』

我直擺頭。從窗戶的孔隙中，我看見了裏間的女人的神情很慌亂，把一件東西迅捷地塞到枕頭底下去。她躺下了，帶病似的微微地呻吟着。

『我有一對手套，不知道丟在您這兒沒有？』

『什麼樣子？毛線織的？』

我便簡單地說出來手套的質料和形狀。

主人的態度很鎮靜，回答道：

『沒有瞧見，沒有瞧見，我壓根兒就沒有瞧見您帶手套進屋來。』

『不要緊，找一找。』

我的眼光在屋裏巡視了一週，的確沒有手套的影子。我空空地跑了一趟，最後在主人那種輕蔑的眼光之下告辭出來。

爲了手套的遺失，妻沒有一天不理怨我。連每天下局子以後，我都不敢很早地回家去

。晚餐以後，我連忙又伏在桌子上寫我的教育論文，深怕予妻以談話的機會。即令在閒談時，我也竭力設法用別的話來支吾着，旁敲側擊，使她不能乘隙又提到那雙手套。我惟一的盼望是冬天快快地過去，季節的變更也許那件事便能從她的記憶裏漏掉吧。

三個星期飛逝了，一天傍晚，在南城的一個地攤上，我竟發現了一件奇異的東西——這東西的力量竟能把我從苦海中提到快樂的岸上來。一雙羊皮面灰鼠裏的手套陳列在地攤上了。牠們出自同樣的工廠，和我的指頭一般大小，顏色也跟我那雙一樣的半新舊。我的快樂正好像契夫去一件美術品中史茂洛夫的母親買到一支燭台的快樂！沒有來得及詢問那個商人這雙手套的來歷，我便破鈔五元把牠們買回家來了。

妻又重新看見了她的得意贈品的歸來，狂喜的呼聲從她嘴裏喊出，像摔碎了磁瓶。那天晚上她發起我們到前門擷英番菜館去聚餐，她喝了好幾杯白蘭地。但她問及我爲什麼手套又找到了時，我卻言諱牠們失而復得的真正來源，只告訴了她是在草越生忽然在他家找着了，在局子裏還給我的。

看守韓通

一個窮人的失業，真像被敲動了可怕的喪鐘，飢餓的恐怖時時刻刻橫梗在目前。我近來便陷在這種境地之中，憔悴顯在我的臉上，悲憤埋在我的心裏。尤其是到了夜間，常常在牀上輾轉着，不能成寐。我大聲地向宇宙詞問：社會待人爲什麼這樣冷酷？人心爲什麼這樣鬼域？宇宙給我的回答是一片虛無。但是一回想到過去，我也會親手造成別人的失業時，良心上的譴責便像酷刑在拷問着自己：你不是也冷酷社會組成的一份子嗎？

我現在在這裏一方面應當懺悔我舊日的罪愆，一方面只好低頭承認我現在的失業，正是應得的合理的懲罰。下面便是我所說的從前那個被犧牲者的故事。

民國十四年的冬天，我在C省文化陳列館當庶務主任。因爲從前的幾個看守太不盡職，發現過一次古物的遺失，我非常生氣，便把所有的舊人一律辭退了，我想厲行新政，照例資格很老的人都是不容易駕馭的。我們採用新法，登報去招考，投考者非常擁擠。有一個名叫韓通的，便是在那次考取進來，而且爲成績最優異的一人。其餘的應考者，差不多大多數都很低能，純粹由鄉下老百姓出身的不少；有幾位比較字寫得還乾淨的，則都是往

日從事過僕役的工作。只有韓通的履歷單與衆不同，上面填寫着一大堆以往的官銜；例如第×軍第×旅書記，××稅捐分局稽查員，×村私立小學教員等等。由履歷再參看考試成績，他對於我們的職務，一定能勝任愉快，毫無疑問的。我把他那篇論文化陳列館之重要的文章細細地看了一遍，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六行，中間還夾着幾個訛字，但是大體還唸得下去。在考取的十名看守中，我把他列在第一了。

口試的時候，他大踏步地走上樓來，很寬的肩膀，臉色發紫，顯然是從軍隊中間磨練出來的體格。頭髮很長，高聳着，好像幾個月沒剃頭。穿着一件灰布短棉襖，補了特別多，棉花還有的透在外面。態度十分傲岸，彷彿一棵大樹立在我的面前。我一隻手拿着筆，一隻手把表格鋪在桌子上問他道：

「你是××省×縣人嗎？」

「我是不會假冒籍貫來找事的。」（我沒有想到對方會有這樣暴躁的性情。）

「你家裏都有什麼人？」

「我家裏什麼人都沒有，我的父親當兵打仗死啦，我的母親嫁了人。我從小就在外面飄蕩，有十好幾年啦？」

「你從前都在什麼地方做過事？」

「先生、你爲什麼要這樣重複地問呢？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我的履歷單上不是都填得有嗎？」這一種反問的確是振振其辭。

我的口試問題並不使他困苦，他的出人意外的質疑反倒把我變得窘迫起來了。我是一個飽經世故的中年人，對於任何少年的浮躁和不諳人情，覺得都可以原宥。會計吳先生卻怒不可遏，紅了臉大聲說：

「問他做什麼！態度這樣強硬！像個想做事的人嗎？」

我微微笑着，假裝沒有聽見他的話，忽然又想起了一句閒話：

「你爲什麼願意來當看守，韓通？」

「因爲失了業，沒有飯吃。」這個答案很顯明是從內心真誠地發出來的，他的儀容和服裝便能够證明這個事實。

「你能够安心做這件事嗎？往往做慣大事的人都不肯牽就來做小事。」我半問半解釋地向他說。

「我大小事情做過也不少，從沒有把人家的事情馬胡過。」他左手撐着腰幹，胸脯也挺直起來，爲了加重語氣的力量。

「你的程度還不壞，」吳先生的容也漸漸和緩下來，走過來說。「我們是可以取你

的。不過……

『不過什麼！』他這時似乎也感到覺得一個職業的不易了，神情急迫地問道。

我替代吳先生回答說：『我們覺得你的態度太倔強了，遇事稍微和氣一點就好了。你在社會上混過多年的事情，難道這點都不知道？』

『父母生我下地來就是這樣，恐怕是改不了的。』他馬上脾氣又發躁起來。『要不是因為這個，先生，我也就不會失業，不會沒有飯吃了。』

第二個應考者推門進來，他便退了下去。

發榜以後，韓通和其他的考取者一樣地找了鋪保來上工。因為要企圖革除舊日看守的陋規和惰性，我每天隨時親身到各陳列室視察。我尤其注意這位傲岸新人的臨事的態度，言談我是接觸過的了。我總是這樣想：一個人只要辦事認真，脾氣好壞有什麼關係呢？韓通是被指派作第一陳列室的看守。因為這間屋子大，我便派了年青的他，精神充足，可以照料。上歲數的人我都讓管轄小一點的屋子。巡視到第一陳列室的時候，我先是慢步地在窗外低回着，不發一點聲音，後來才大步跨進門。韓通正站在屋子的當中，扳着冰冷的面孔，眼睛的光線循迴地在那些古物上逗留。他穿起那一身黃布制服以後，更顯得氣宇健旺

。只要游人走得近一點，或者動手去撫摩着陳列品的時候，他便厲聲禁止道：

『站遠一點，不要動手！』

他還沒有脫掉在軍營服務時候的本色，他口裏發出的話，個個字都像斬金截鐵。連對女人和幼童，他都是同樣的不客氣，他的叱咤他們，就好像一個牧羊人對待他的羊羣一樣。有些胆小的幼童便被他的嚴厲的聲音給吓哭了，拉住大人的衣襟，要回家去。大人們也都顯得憤憤不平，竊竊地私議着這位看守者的態度，比一個軍人還要橫蠻。雖然韓通是一番好意，在十分謹慎地監視着良莠不齊的游客，換一句更好的話說，便是忠於職守；但其結果卻使他的陳列室內空氣陷於混亂和嘈雜之中，像一座繁盛的商場。他本人是絲毫沒有自覺的。我揣測他的個性，他極近似一個人類的憎惡者；尤其是破壞安寧，擾亂秩序的人類，他大概痛恨到極點了。他以往也許就是從這樣的環境中逃出來的。他常常向同事們爲他自己的倔強的個性作辯護：

『有些些人，這個也說我的脾氣壞，那個也說我的脾氣不好，其實只要大家都像我這樣的脾氣，中國早就太平了。什麼事叫脾氣暴躁？有些事真叫你生氣，真叫你不恨哩！』

他的頭髮蓄得很長，改變了生活以後，還是不肯剃去，不知道根據的是什麼理由。陳

列館裏有不少的人諷刺他是「長毛」。他立刻就抓住了發議論的資料：

「你們不要看不起『長毛』，要是『長毛』成了功，滿清也就不會把中國霸佔了這麼多年了！中國早就強起來啦，還會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韓通到館半個月之後，我便常常接着外面許多責難的來函，說是我們第一陳列室根本就不應當僱用那樣一個凶橫的看守。本來大家是爲參觀古物的目的而去的，結局反而弄到去看那個人的險嘴，受那個人的呵斥。這對於游客是一種絕大的侮辱。如果陳列館不把該凶橫看守立刻辭退，牠的生意管保一定會一天比一天蕭條下去。有的信內還很冠冕堂皇地質問着：這樣的拒絕游人，是否當初設立陳列館宣傳中國文化的本意？……這些信扎把我完全傾陷在困難的泥濘中了，事實上我們除了辭退韓通之外，便不容易有什麼消停外界不良輿論的方法。但是我卻深深地喜歡韓通這樣一個正派的青年，不懂人情世故也正有不懂人情世故的可愛處。而且他是以非常正式的資格考取進館來的，時候是這樣的短促，辭退他也沒有這種道理。我躊躇了許久以後，想出一個緩衝的辦法來了，便是先勸告他一下，我相信他的態度如果受了勸告，也許會變得和藹一些。真要是不行的時候，再籌劃其他的方法。

是一個很深的夜晚，全陳列所的人都入睡了。火盆燃得很旺。只有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內，結算一天的賬目，一個隨身的幼僕在矮櫈上打盹。韓通遵照我白天的吩咐，這時大步

走進屋子裏來了。雖然是經過一天辛苦的勞作，他的臉上一點都顯不出疲倦。身子像鐵一樣地堅實，不可搖撼。他睜大了眼睛望着我，有一點懷疑我爲什麼忽然要在一個深夜接見他？意思間是在表示着他固然沒有功績，也不見得就有什麼過失吧。時間太短了，這兩種中的任何一種似乎都說不上。

我指着旁邊的一張長檯，讓他坐下。爲了要設法壓制住他的賦性的剛復，我的態度那夜出得比平常加倍謙遜與和藹，目的想使他沒有發洩或暴露他的強硬的機會。

我慢騰騰地燃起一支烟捲，先安了安他的心，微笑着說：

「韓通，你來了，很好！」

「有什麼事嗎，先生？」

「韓通，你也不用不着疑惑，怕有什麼意外發生，其實是一個大錢的事都沒有的。你不用不着擔心！你到我們館裏來了雖說才十幾天，我也着實調查過了，你非常忠於職守。不過你的脾氣還是跟着進來的那天一樣，總顯着暴躁一點。外面有很多游客來信，說你對待他們的態度未免太不客氣了……」

他站起身來，連忙打斷我的話，似乎受了無限委屈，兩腮氣脹得像葫蘆一樣道：

「先生，你不知道那些游覽人才不講公德呢！滿地吐痰，跑到攔古物的線裏頭來動手

亂摸。還有大人縱使小孩在陳列室內小便。……先生，這些事，試問你看見能够忍得下氣嗎？我是忍不下去的！我們中國就壞在這般人手裏頭。我罵過他們，我干涉過他們，一點都不假！他們實在沒有參觀古物的資格！……他們還要來信指摘我，他們爲什麼不照照鏡子，先看看自己？……」

我的勸告的話還沒有說完，韓通的回答已經像山上的激流似的亂衝下來了。我一聽了他的憤憤的敘述，的確，那許多不講公德，擾亂秩序的人的影子便在我的眼前幌搖着。他所報告的那些事實，無疑的，是平常我們大家無時不在隱忍着的事實。他不會閉門造車，他沒有參加進一句謊言。我沉默了許久，才又開始說：

「你的話是一點都不錯的。不過你以後對於客人總要稍微和藹些才好。干涉他們本來沒有什麼不可以，只要你說話聲音小一點，態度和平一點也就行了。自然我們一方面還要出布告去警告遊客。……這個事你交給我辦。」

他移動了兩步，更走近了我的身邊。對於我的話，他沒有全然地同意，輕輕地搖着頭，兩隻手垂直着，臉上帶出憂悶的神氣。

我深知道像這樣一個固執的人，是無法用身分或威嚴去克服他的，只有繼續施行委婉的勸導。於是我又說了：

「你是個讀書明理的人，韓通，這點事你都琢磨不透麼？天地間的事我們不能太認真了。人類有許多污點，誰不知道；但是我們同時又不能離開人羣生活。你這樣下去，結果是自討苦吃。話又說回來了，你總得想法改改脾氣，因為事情鬧大了，將來難免館長和我們都要受處分的。爲了你一個人，連累了大家，那又何苦！」

他低下頭，默想了一會，用右手的拳頭在額上敲着回答道：

「不曉得老天爺爲什麼要生我這副古怪腦筋！好了，先生，我以後就照你所說的做法吧。」

鞠了一個躬，他掀開門簾，沉重的足音響着走出去。

韓通自從那夜被我警告之後，第二天起，他的脾氣便漸漸變好了。這真是出乎我們意料外的事情。他在陳列室裏，不大喜歡開口了，活像一個木偶，交着臂，靠近入口佇立着。遊客們把他當作傻子一樣，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在這樣平靜的空氣之下，居然過了一個星期。我是在非常地詫異着；我的一夕話爲什麼竟有這樣大的力量？他的態度爲什麼改變得這樣的突然？我後來又這樣想：也許是暫時的現象吧？十天之後，我的最後的揣想便完全證實了。韓通在那間廣廈裏咆哮着，常常又和遊客起着毫無意義毫無價值的糾紛了。

在那一個月內，當地的報紙竟在社會新聞欄登出「某某文化陳列館看守橫蠻侮辱遊客」這樣一則消息來。館長看見了，氣得吹鬍子，把我叫去申斥了幾句，並且讓我趕快辭退韓通。我向館長求情說：

「韓通這個人很能幹，寫得一筆好字，就是脾氣壞一點。我想給他求個情，把他換到我的屋裏去吧。讓我的聽差張明去替他。這樣也省掉去找人的麻煩。館長以爲怎樣？」

館長是佛教會的一個會員，向來慈善，立刻就贊成說：

「掉換一下也可以，做事本來應當給人留一個地步。你想，韓通也怪苦的，失了業，讓人家去做什麼呢？」

韓通終於被掉換到庶務室裏了，薪水還是照舊，每月按十四元支付。不過名義上他似乎降了一級。雖然我並沒有把他當作僕役看待，事實這樣告訴我們。張明從前在這裏工作，確是一個僕人的位置。而且同事們也都嘖嘖稱羨着我據有一個高等僕人了。韓通爲了這件事，在背後總是喃喃地抱怨着。他以爲我本人也在有意要賤視他若奴隸，其實他是誤會了。因爲心頭的種種不快，他做事也就沒有心腸了，他覺得像這樣的職是沒有法子盡的。一到晚上，他便跑到書記室去閒談；我有事的時候，要按四五次電鈴，他才慢騰騰地進來。把事情做完，片刻都不停留，又匆匆地走出去。於是我感覺這個人是太不可救藥了。我

本來出於一番好意，要維持他在我們這個機關的工作，使他不至於再爲生活而彷徨着，他却這樣自暴自棄起來，這是多麼令人灰心的事！每天晚上只要碰見他進屋，我總要勸他一次，勸他暫且安於現實，以後再慢慢設法找別的機會。他總是低下頭，一句話都不回答。最後，等到我把他說急了的時候，他便憤憤地看了我一眼道：

『先生，我當初投考並不是考的現在這個事情啊？』

有一天是陳列館的例假，上午我回家去了一趟，順便赴一個友人的宴約。我喝了很多的酒，臉上覺到一陣灼熱，走路步履有點踉蹌，眼睛也微微發漲。我知道我是喝醉了。下午三點，我離開友人的家，回到陳列館。沒有走進庶務室之先，我在全館各屋視察一下。看見客廳完全在一種凌亂狀態之中，滿地的瓜子皮，椅子也倒在地下，東歪西倒，小圓桌上擺着好幾個酒瓶子，桌布揉成一團。我從來沒有生過這樣大的氣，一半也是酒的力量在增長着我的怒火，我把桌子擊得像擂鼓一樣的響。將收拾客廳的陸永叫來，我大聲地喊叫着，問他爲什麼我走後客廳會弄成這個樣子？他爲什麼一點也不過問？是誰把屋子糟踐成這樣的？

『先生，這是韓通弄的，你得問他。』陸永向我報告這段事情的經過。『他今天早晨在客廳裏頭，約了他的好幾個朋友來玩，鬧到下午兩點才散。這屋子完全是他一個人糟踐』

的。我沒有打掃，特意留着讓先生回來看。」

「韓通呢？」

「他在睡午覺。」

「叫他去！睡午覺！真體面！這個混賬東西！」

過了五分鐘，韓通才衣冠不整地走進屋，臉也是通紅，顯然酒也喝得不少，一路走一路揉着惺忪的眼睛。口裏發出喃喃的囁語，好像還在做夢。

「先生回來了。」他並沒有因為看見我的怒容而顯得惶恐。

我這時變成了一個主人對待一個奴隸的態度，聲色嚴厲地問道：

「你爲什麼把客廳踐成這個樣子，韓通？說！」

「我今天招呼了幾個朋友在裏面坐了一坐。」

他並沒有悔過的意思，却聲音洪亮地將事實直陳出來。他顯然忘却了人世上還有「禮儀」這兩個字。平常很有寬容的美德的我，在酒醉以後，對於這樣的人類，是不能忍受下去了。

「你知道客廳不是你們招待客人的地方嗎？」

「那麼，什麼屋子是我們招待客人的地方？」是不是酒在壯着他的膽子。我不知道。

這樣頂撞的詆問，旁觀的其他僕人無不覺得奇怪。

『門房！』我跳起來，像獅子怒吼着說。

『門房！』

『是的，門房！』我用力加重了語氣。

他冷笑着，完全失掉了他應當保持的威儀，竟忘却和他說話的是他的主人。他最後大笑起來，高聲喊着說：

『先生，打開窗子說亮話吧！我在你這裏真是委屈極了，我沒有想到我這麼落魄！我平素告訴朋友，都說我在陳列館當職員，從沒有給人說過，我是當看守，當聽差。今天有幾個朋友來看我，我因為閉館，不會有人來，先生又不在這裏，所以才招呼他們在客廳喫了一點酒，噓了一陣瓜子。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陸永存心不打掃，想害我，我是不怕人陷害的。難道就只有這個地方可以找飯吃麼？就是失業餓着肚子，也沒有什麼！先生，請問你：我已經告訴了我的朋友，我是這裏職員，難道我還能招呼他們到門房去坐嗎？』

我的心裏像一團熱火在燒着；我的責備還沒有開始，他的襲擊竟突如其來了，羞赧得使我無地自容。我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嘶啞，氣得周身發抖。我用力推了他一掌道：

「韓通你踐了客廳，你還有理麼？你應當悔過才對！」

「先生，我的悔過就是請長假。」

會計吳先生這時也走過來了，大聲道：

「你請長假！像你這樣的人材，我們還愁找不出來麼？」

「你想請長假！」因了吳先生的援助，我的聲勢立刻壯了起來，酒氣在我的嘴唇上蒸騰着。「用不着！我馬上就辭退你！」

「好！我馬上就走！」

「叫人去找他的鋪保來！」我向陸永下命令；一面掉頭告訴着吳會計。「把這個月的工錢賞給他。」

第二天早晨，我一打聽，韓通已經在頭一天晚上走了。從此就沒有聽見他的消息。誰知道他還在不在人間呢？

我如今是殘年衰老，思想也一天一天地沒落下去。從鬼域的人海中逃生出來的今日，我才感到韓通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人物；然而時間已經不肯慨許我補償既往的過失了。失業的懲罰，爲了看守韓通，我也只有咬牙忍受下去了吧。

趕馱馬的老人

「老爺，我求你一件事！」路旁起了一個可憐的求乞的聲音。

「出門人身上沒有帶得有多餘的錢。」我筆直地大踏步向前走著，態度十分倔強地回答道。

「我不是要錢，我想問你：你的桐油桶子要不要馬馱呢？」

等我回過頭去看時，原來並不是平常追着轎子呼號的乞丐，說話的是一個戴着椶葉斗笠的老頭子。翹着嘴，像豬吃東西時候的神氣。一臉的落腮鬚。皺皺的皮膚混合着山茶顏色，顯然是被葉子煙薰過的。他牽着一匹背脊上磨爛的皮，露着紅肉的老馬，看見我們一行出城，特意走攏來兜攬生意。

這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那幾年我正在川黔一帶東奔西跑，做着各式各樣的買賣。從家鄉帶出一些土產來，又從外省帶進一些洋貨去，這樣便從容打發了一家幾口的生活，這一年的夏天，看看家裏的幾個錢又快光了，我也就顧不得前方正在發生着激烈戰事，仍然販了幾桶油到四川去發賣；因爲在那裏，我們的這一項特產可望有很大的銷路。我想僱兩

匹馱馬，大小馱馬店都已開遍，連一點馬的影子都沒有，全被軍隊拉走馱子彈去了。我的貨已經辦好，事實上不走也不行，便僱了兩名挑夫來挑着上路。油桶變成了行客的行李挑子，我們也就因之不大像商人了。沒有想到出城來，偏偏又遇見馱馬攬客。好像老天故意在給我們開玩笑的樣子。想把一根挑子換成馱馬；但是已經給挑夫訂好合同了，沒有剛剛出發便把別人辭退的理由。我猶豫了一會之後，便下了決心不要馱馬了。我們正要向前走，那個老頭子的哀懇的聲音又顫動起來，使我的腳沒有法子挪移。

「老爺，你隨便給幾個錢都行，我就給你馱貨下重慶去。我是不在乎錢的多少的，不像別的趕馱馬的人。」

「爲什麼？」我的心裏不由得起了懷疑。在這種戰雲瀰漫馱馬缺少的時代，大批的商業出品都不能向外運輸；因爲求過於供的關係，我覺得少數的馱馬在事實上是應當毫不客氣漲起價來的，萬不能輕易就範。這是天賜與的一個絕妙的漁利機會！爲什麼這位老人却這樣「老實」呢？

挑夫蓋四時刻打斷我的思潮在旁邊竭力催促我趕路。他的理由是那日是陰天，萬一下起雨來，路一滑，我們便不容易準時落棧了。不應當浪費時間來和這個可惡的老頭子糾纏。其實誰也知道他是怕那匹紅脊馱馬搶走了他的生意。他的心理不過沒有說出來罷了，精

強力壯的青年挑夫，這種機巧自然會有的。

我的意志當然不能受他的支配，走不走的主權在我手裏頭。我的眼光落在那臘肉似的老人的臉上，追問着他的馱馬的來歷：

「你的馱馬爲什麼沒有被兵隊拉去馱子彈呢？」

「老爺，」他嘆口氣說道。「像歲數這樣大的老頭，一天到晚都氣爬喉的，加上這樣有殘疾的老馬，哪個要？馱子彈要跑得快啊！我倒心甘情願着拉去咧！」

「情願被拉去？」我越發覺得這位馱馬主人的思想的可怪了，他毫不慶幸他自己的逍遙自由。我半信半疑地望着他，攷察着他的衣履和態度。他還給我的是一對慈憐的含淚的眼光。竹節的馬鞭在他的手裏顫抖着。

他繼續着說：「真的，哪個龜子說假話，我真情願着拉去呀！你看，如今哪里還有啥子買賣！前邊打起仗來，哪個敢下重慶！着兵隊拉去，錢雖說是沒有，起碼每天有飯吃，有金堂煙吃，也比這樣空起手要倒好。要，哪個不願意！肚皮裏頭也要裝東西呀！家裏的女人還在望我帶錢回去。」

我陷在躊躇的境地中。我僱不僱他的馱馬呢？他是一個多麼可憐的老人！我低頭沉思着。

趕 馱 馬 的 老 人

他的哀訴的聲音，不容我思索，又在我耳邊像嘶啞的串鈴響着了：「老爺，要是你爲難的話，——我曉得你已經講好了挑夫——那我就給你隨便馱點東西到炒米舖吧！那裏離我的家只有二里了。你高興賞我幾個錢，就賞我幾個錢，我也好給我的女人帶回去，省得她在家裏望穿了眼睛。」

最後我決定短途地僱用他的馱馬了。從干城到炒米舖只有三十里路，做這樣的人情，在我經濟方面尙不感到十分爲難。我在心頭盤算了一過。我本來是穿着線耳草鞋徒步而行的。因爲坐轎子既不經濟，還要引起軍隊的注意，不容易通過。現在有了代步的工具了，我從另外一根挑子上取了一牀洋氈下來，厚厚地鋪在馱馬的木鞍子上，一蹣步跨了上去。我向那個可憐的老頭子說道：

「你就讓我騎牠到炒米舖吧，錢是少不了你的。」

「馱人倒更舒服了牠了。」

我自己拉着繮繩，將腿在馬肚上夾了兩夾，在馬臀上用力拍了一掌之後，牠似乎感到載負是十分輕鬆，便得得地跑起來。一匹馱馬拿來當坐騎，真是有趣。朱紅的繮子掛在牠的頸項上，過山鈴在項下精神奕奕地輕靈地響着。我身子挺得很直，高踞在像駱駝背似的木鞍上，別人看見，也許要笑我是鄉下人騎馱馬，我却覺得自己像一個出塞的威嚴的將

軍。

那個趕馱馬的老人這時完全笑逐顏開了，他拿着馬鞭，氣喘吁吁地，緊跟在我的後面，挑夫董四和林老么挑着挑子，一閃一閃地在我的馬後大聲喊。

「你們跑得那麼快，我們追不上啦！慢一點！」

他們後來好像又在咕囔着，埋怨我的耳朵太軟了；像這樣的人去做生意，十有八成是要上當的。

我沒有答應他們，却慢慢地把馬的繮繩勒住，緩緩而行。那個趕馬老人才喘定了氣，和我平列地走着。三十里路這樣沉寂地走，未免太無聊了。我便和這位老人談起天來。先是我問他：

「你姓什麼？」

「老爺，我姓黃。」

「你家住什麼地方？」

「炒米鋪東村。」

「你家有些什麼人？」

「一個女人，還有一個兒子？女人是在鄉底下賣瓦兒糕的。」

「你今年多大歲數？」

「六十五，給你回，老爺。」

「你爲什麼這樣大的年紀還在外面奔波呢？按理說，你的兒子早就應當出來替你了。」

老頭子聽了我的話，很感慨，便向我滔滔不斷地演說起他的身世來。

最使我驚訝的是他在這幾十年中把家鄉的各種苦工都嘗遍了，沒有一樣工作他不是完全失敗，結果還是找不出一條生路。最初他是在鄉下給人看墳的，一個閒散的差事，自己種點蔬菜賣賣，女人做點女工，很够一家用度。他以爲這一輩子便算有碗閒飯吃了。誰知道他的兒子不成材，交結了一班壞朋友，把墳山上的樹木時常砍去賣錢，他爲這件事不惟把飯碗丟掉，還被送到縣衙門裏坐了十幾天的班房。等放出來的時候，他想和兒子算這筆賬，他已經早跑到四川吃糧當兵去了，從此就沒有回來，死活都不知道，老頭子忍住這口氣，在他們縣東門上挑水賣。這個生意也做了好久。但是買賣並不好。因爲窮家小戶都是自己去挑水吃，有錢的人家不是家裏自己淘得有洋井，便是僱得有長年挑水。他沒有法子想，只好借幾個錢去擔煤賣。這一行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有利。但是煤窖離城太遠了，有好幾十里，還要爬過螺螄山；一天頂多只能擔一次，除了本錢之外，進城還要上稅，賺得的

錢是無法維持一天的費用的。有時遇見城外駐兵，還有被截留的危險。後來他弄到山盡水窮，才讓他的女人向娘家借了十幾塊錢，買了這匹駑馬來做馱馬生意。這行營業在本地向來卻又是有些口或者店子的，不入幫口不投店的人，那非時常受同業的排擠不可。黃老頭便是長期在這種犧牲下的一員。並且他自己和他的牲口本身早就應當請進墳墓裏面去。遇見這樣突如其來的兵災，生活當然要加倍感覺到困難了。

他用着特別誠懇的語氣向我說，他是最能逆來順受的一個人，雖要他的生活是在窘迫與艱苦之中，但是他並不悲觀。他曾經只有過一次想上吊，那完全是爲了他的十惡不赦的兒子。他覺得本省人大多數都在生活的路上掙扎，不只他一個人。他相信只要戰爭終了，商旅恢復原狀以後，賣苦力氣的還是照樣地有飯吃。他沒有什麼嗜好，不吸鴉片煙，他的生活費可以降低到最小的限度。因了這一個少有的特點，也許他就可以活下去，活到閻王索命的一天爲止。

他像耕牛疲乏後一樣地喘着氣，話說得太多了，沒有停止過半分鐘。我竭力制止住他說：

「你太累了，黃老頭，休息休息吧！」

他有點着急，聲音反而放大了起來：「這算不倒啥子？老爺？你總要等我把話說完才

趕 馱 馬 的 老 人

行呀！」

「你說，你說！」我微笑着，我的心已經受着很深的感動了。

「老爺，你不要看我的兒子不成材，我的女人是個很好的女人呢！人很樸素，又能耐勞。就在家裏門口擺個瓦兒糕攤子，生意也還不算壞。」

「你的女人也是炒米舖的嗎？」董四從後面趕來，也聽得津津有味，這樣問道。

「還怕不是！我們在一個村裏長大。如今是老夫老妻了。老爺，我的女人才叫賢德啦！只要在村裏吃過她的瓦兒糕的人，哪個不曉得！爲了我那個十惡不赦砍伐人家墳山樹木的兒子，我好幾回想尋短見：老爺呀，你說我回到家裏，一看見了我的女人，我嗆子氣都煙消雲散啦！我們還想有一個兒子，但是沒有生。唉！不生也好；生出來，把他撫養大了，又跟從前那個雜糧一樣，不又是活冤孽嗎？單祇我們夫婦兩個，難道說晚年就過不出來嗎？我們隔壁那個賣豆渣的劉大娘很想把她的兒子抱一個給我們。我倒是隨便怎麼樣都可以。我的女人說，『自己的娃兒都撫養不成材，張李外姓的難道拿來就行嗎！她要抱，抱她的！我們不抱！……』你說，她明理不明理？比我們男人還有見識咧！……」

匆匆中，我們已經走了十五里路。從干城到炒米舖這一段，完全是平陽大道，沿路都是松林和古墓，峙立着的峯巒，被瘴霧繚繞着，只是遠遠地望見，還沒有到攀登的時候。

我們在距干城二十里的高梁鎮吃午飯。黃老頭一個人吃了三海碗飯，兩大碗豆花。我們都知道他已經十分飢餓了。飯後，餓了馬，大家又才出發。這回我們都是沉默地走着，沒有誰說一句話或發出任何呼嘯的聲音。馬蹄得得地響着。因為這時天氣益發陰沉，連東邊有白雲的地方，都變得黑暗起來了，趕路似乎比什麼都要緊。

「老爺，我還忘了問咧！你貴姓？在哪兒恭喜？」趕馱馬的老人在路上問起我來。

「我姓王，做點小本生意。」我告訴他道。「我們生意人都稱呼先生，你不要再老爺長老爺短了吧。」

他不知覺哈哈大笑起來了。他大概笑我對於一個稱呼爲什麼竟這樣的重視。這位老人也許是餓吃得飽了的緣故，步履跨得很大，精神比剛才更覺煥發了。他走着大步的意思，是在暗示着我倘若再趕着馬飛跑時，他也能追得上。我卻因爲胸前的食物沒有完全消化，不便馳驟，一味聽觸那匹老馬自動地徐徐前進。

下午一點多點，過甘溪壑，又走了半里，炒米舖的高低不齊的房子漸漸地在我們的眼前像一幅圖畫展開出來。

走到坡腳下的田塍上，黃老頭幾個快步便跑到我的馬前來了，把馬的籠頭輕輕帶住，問我道：

「老爺，——呵，先生，前邊就是炒米舖了，要不要我送你到場上去？左手不遠過一里多路就是東村，我是可以從這條路回去的。」

我跳下馬來，把洋氈挾在臂下，從衣袋內取了一塊錢遞給他道：

「好了，你不用送了吧。這個錢是給你的，這幾步我自己可以走。你從這裏趕快回去吧！你的女人一定在盼望着你呢！」

他把錢接到手裏，又哈哈大笑起來。他大概很滿意這個代價：一方面我不讓他送到場上，來回省了二里路罷，這也是可喜的事。道了謝，他牽着馬向左邊拐過灣去，好像有點不過意於我的厚遇，忽然掉頭回來了，大聲喊道：

「先生，你不到我們村裏坐坐嗎？吃點我女人做的瓦兒糕？」
我頻頻搖頭。

挑夫們這時全都趕攏在一起了。林老么是個自許久經世故的中年人，他大大的抱怨我，說黃老頭太油腔滑調了，他說的話並不完全可靠，簡直是有意在騙取財物。我不應當給他那麼多的代價。平常馱馬一天不過八角錢，況且今天事實上也只走了半棧。

我沒有回答一句話。癡呆地立在田塍上，看着那個趕馱馬的老人的影子在樹林裏消失之後，才快快地登上往炒米舖的山坡，耳邊還聽見那遠處的輕靈的馬蹄聲。但是我的人格

漸漸被擴大了起來。

安癩殼

是D縣開始實行冬防的時候，威風凜凜的警察成天荷槍實彈在街上往來巡邏。閒人完全驅逐一空，只有安癩殼，大家平素都知道他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老實人。算是特別恩准在隆鑫包子舖的門口停留。

這個受特殊待遇的窮人的人生，十分機械，每天總是緊緊交叉着兩臂，縮做一團，全身貼靠着竈壁。開水的沸騰聲，鐵瓢聲，鍋鏟聲，像交響樂在他的耳際鳴奏着。他冷得禁不住的時候，有時便跳起發抖的舞來。他對人類的侮辱和踐踏早已經麻木了，所以衣冠楚楚的顧客從他的身上跨過，火公師的圍腰或者水桶，褲腳在他的癩頭上摩擦，連一點輕微的反應都沒有。只有隆鑫對面那家織布的機房時刻引起他的注目。

那座機房是一個開着兩扇舖板的小舖面，門上的春聯已經被風雨剝蝕成黃色，專候新年到來的更換。坐在機頭上拋梭織布的是一個頭髮斑白的老人，手脚都在那裏忙碌着。旁邊有一個女孩陪伴着他，面容黃瘦，梳着辮搭，樣子有十二三歲。舖中除了軋軋的機杼聲

和梭子的低聲外，便聽不見兩老少中任何一位說話，他們都保持着嚴肅的態度。女孩子的發育不完全的身軀，彎曲在一件活計上。偶然也含着一絲苦笑，從鋪板縫伸出頭來看一看街。那種氣派，尤其是那癯癯的小臉，和安癩殼的女兒秀妹簡直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眼皮比較秀妹稍微嬌嫩一些。最低限度，她們像兩姊妹，——孿生的兩姊妹。等他睜大了酸澀的兩眼去細細地考究時，對面的頭好像有所覺察，早已縮回去了。

安癩殼是一個失去了家庭的溫暖的中年農民，想加入轎行，但是別人嫌他醜陋，立刻拒絕了他的請求：做生意，例如擺一個小攤子吧，本錢又發生問題。他缺乏沿門乞討的勇氣（說得土俗一點，就是放不下臉。）只好在人家舖子的竈前徘徊，毫不費力地領取少許殘湯剩飯，晚上便睡在那裏。一邊是板壁，一邊是竈門，可以擋風。

他原來是帶着女兒秀妹逃荒逃進城來的，妻子被鄉下的土匪「拉肥豬」拉走了。城裏一個熟人都沒有，找工作等於做夢。在小棧房住了十幾天，便欠下了好幾塊錢的房飯費，想不出什麼應付的方法。最後還是由聰明的老板娘出主意，賣掉秀妹給一家公館做婢女，得到五塊大洋，算是搭救了他的危急。事情辦得太不加思索，把自己的骨肉當作貨物去兌錢的荒謬，鄉下人事後才明白（當時他還深深地感謝着搭救了他的老板娘。）等到錢一到手，化得精光，他又後悔起來。時常都在幻想着湊幾個錢再去把秀妹贖回。他只知道「有

了使得鬼推磨」的錢一時不容易湊集，這是一道難關：他不知道賣契寫過以後，即會有有了錢，也是同樣的沒有用。後來事實變得來離他的希望更爲遼遠，那家公館全眷都搬上省城，他連想見秀妹一面的機會，都被剝脫得乾乾淨淨了。

被那家小棧房驅逐出來以後，安癩殼便像飄蓬斷梗似的流落在D縣的大街上。一個體魄強健的農夫，變成一個枯如乾柴的求乞者，在這大時代之中，並不如何奇異，因爲人類的形體永遠是追隨着境遇的脚跟走的。他滿頭的癩疥，穿着一件打了幾十補釘的破棉襖，沒有鈕扣，用一根錢串子繫着，手裏提着一個烘籠。外貌並不怎樣地惹人討厭。只是那個不爭氣的頭顱，有點使人惡心：最近他算是在頭上包了一張帕子，遮住了自己的醜陋。但是他的徽號早已廣播出去了，沒有方法去把牠收回來。他無意中竟選得那樣一個恰當的住所，——隆興包子舖的竈頭。這家老板，在D縣是以賢惠著名的，專門周濟窮民。安癩殼來到這裏住下之後，不惟老板沒有趕走他，而且只要客人剩下來的東西，都倒給他吃，連火公師潑洗鍋水的時候，老板都深怕把他燙着，總是一再地叮嚀道：

「滾遠一些呀，竈頭底下還有人咧！」

安癩殼滿足了，他如今才知道世界上並非全都是踐踏人的人類，自然也就輕易捨不得離開這塊地方。

自從他突然發現了對面那座機房的女孩子，他更死心塌地蹲在那裏了。白天晚上都不大移動除了吃飯的時候，眼睛是筆直地望進那機房的舖板裏去。只要瞥見那小女孩的影子在屋裏微微搖動，他的心便淒楚着，眼圈就變紅了，漸漸迸出一顆一顆的淚珠。於是他出賣秀妹，小女兒的一雙尖尖脚扭扭着亂跳，哭死哭活，使勁拉着父親的衣襟不放他走——那一幕別離的景象便在他眼前展開了。

「爹爹呀！爹爹呀！爹爹呀！」嘶啞的呼號聲也在他身邊繚繞起來。

「秀妹，你的爹爹真該着天打雷劈。」他不由自主，心裏低低地叫喊着。「你那十惡不善的爹爹一定會不得好死的，他把你出賣啦！秀妹，你的媽若果着土匪放出來了，我拿啥子臉去見她？」

一直等到黃昏。那座機房的舖板安上以後，安癩殼的心才開始停止活動。他只有一點小小的希望，便是能够和那個女孩接談一次，這樣便等於見着秀妹了，這樣良心上也就獲得一些安慰了。

機房的女孩，姓房，叫小菊（他不久便打聽出來了），她的母親是在最近害白喉死去的。這樣幼年，便失去了母親，所以顯得十分孤獨，臉上交織着沉靜和蒼白的翳影，心裏常常被恐怖和怯懦佔據着。她的父親非常愛她，但是表面上卻露出很冷酷的樣子，連正眼

都不敢看她一看。因為她太像她的母親了，和她太親近的結果，反而勾起他的傷感。老頭像一個機器人，成天坐在棧頭上，在那間空氣陰沉的屋內，光線又是那樣的闇弱。小菊每到悶得心慌的時候，便從舖板縫探出小小的頭來，看一看街景。對面那家包子舖，每天來來往往，有許多客人像走馬燈似的進出，是頗引起她的趣味的。但是她決沒有想到隆鑫竈頭底下的那個乞丐一類的人物會注意她。

有一天，小菊正站在門口，向貨郎子買線的時候，給了安癩殼一個絕好的機會，他蹣跚着向她走過來了。她猛然擡頭，看見了他那種可憐的樣子，連忙把一個小銅元朝着他扔過去，想藉此遏止住他的前進和在她們門口的求憐的喊叫。因為在她的眼中，他和普通的乞兒是一點區別都沒有的，除了求乞之外，當然別無意義。但是安癩殼並不去把那個銅元拾起來，連視線都不向銅元瞥一瞥，兩隻眼睛釘住了她，越走越近，活像一個拐子的神氣，口裏很親暱地喊着：

「小姐！小姐！」

她嚇得把挑好的線又給貨郎子扔回去。

「我給你說一句話！」安癩殼不住地亂招手。

小菊的小小的心怦跳着，胆子向來就很小，自然更經不起突然而來的襲擊，把門用力

光當地一關，便逃進屋去。

安癩殼的心裏充滿了失望，疲緩的脚又轉過去，往隆鑫那邊跨着。在竈頭旁邊蹲下來，他的可憐的眼光仍然在那機房的門口徘徊，希望那個小女孩的身影能够再一度出現。他的視線自一直有好幾分鐘都沒有移動。

安癩殼失敗了，爲這件事，心裏不怏了幾天。

一個星期之後，某天上午，小菊的履聲低低響着，他又在門口露出身子來了。安癩殼像發現了深山寶藏一樣地歡欣，臉上露着微笑，鼓起勇氣，又跑到她面前去，想向她跪下來，想對她懺悔他自己的罪孽。小菊這一方面的情形又不同了，她的弱小的心靈之中那天就很深刻地印上這個醜陋的人的影子了；想不到隔了幾日，他還沒有離開這個地帶，仍然繼續在追蹤着自己，這是爲了什麼呢？她跑得特別快，差一點安癩殼沒有把她抓住，他的——隻巨靈似的手掌是已經向她突然伸過來了。她的驚懼的呼喊宛如被黃鼠狼威嚇着的一隻雞雛，很遠都可以聽見。

小菊的父親的威嚴的臉上，蒙了一層蒼色的縐紋，從門邊露出來，很奇異地問道：

「你大驚小怪，做些啥子！」

「他！他！」小菊噤噤着，用手向外直指。

老人把袖子一揮說：「進去，進去！一個告化兒，都害怕成這樣，簡直是吃碎米的胆子！」

「老板……」安癩鼓想表示他的願望。

「拖衣落食的東西！別處討去吧，我們這個小鋪子是不會有閒錢的！快給我滾！」

像一個鋒利的釘子，扎在安癩鼓的心上。他是在滿想着和小菊說幾句話的；（因為她就是他假想的秀妹呀！）但是一低下頭，看看自己的穿着，他知道對方決不肯降低身分來給自己說話的；而且機房老人的那副鐵青的，毫不假借的面孔，那種斬金截鐵的，強硬的聲音已經把他剛剛萌芽的一絲欲望壓下去了。他輕微地噓了一口氣，裝作很爲鎮靜的神情，慢條斯理地向街頭走去。

從那次以後，一直有半個多月，安癩鼓還是照舊蹲在隆鑫竈頭底下；但是對面那座機房裏的女孩卻再也沒有露面了。他陷入了很深的沉思裏，不是沉思，簡直是憂慮，有幾晝夜眼皮都沒有正式闔攏過。他覺得自己的前途，好像墨雲密集的天空，剛剛瞥見一縷金燦的陽光，轉眼又被一片雲影給遮蓋住了。白天是無限的苦悶，晚上又是那樣的寒冷。一個有家有業的人，爲什麼會流落到這個樣子呢？他一到了夜間，不知道爲什麼更容易觸動起

感情來！看見黑影把街衢籠罩着，看見洋燈，爬壁燭和烙把燈籠四處通明起來，看見行人漸漸地稀少了，鋪板挨家光當地響着上了起來，於是宇宙中的一切都變得格外淒涼了。他一個人在竈下，像竈馬一樣，便開始低頭啜泣，誰也不來理他。

在一個夜晚，全世界都在凝凍之中，昏茫的色彩塗滿了空間，沒有月，只有滿天點綴着黯淡的繁星。街頭靜寂如死。鋪子和小攤都早收拾起買賣了，連賣油茶繖子消夜的王癩子都感到寒氣的逼人，匆匆挑着擔子歸去。安癩殼這時偏偏異乎尋常，特別興奮起來了，從屋角的竈下爬上了大街。在街心的青石板上跨着大步，那瘦瘠的影子真像遠山墓地裏走出來的野鬼孤魂。他的沉重的心被許多事紛擾着，他完全忘卻了這是在一個冬防森嚴的夜裏，一個人在這個時候踽踽獨行是會干犯禁例的。雙手啞啞地摩擦着，脚步跨得很快。寒氣雖然一層緊一層地像軍隊在包圍着他，他嘴裏卻噓着熱氣來反抗，來衝破。身子有時瑟縮發抖；但是他的意志決不投降。他一直走了半里多路，又拖着草鞋，梯塔梯塔地走回來。本來他是沒有目的地的，到什麼地方去呢？他不過是悶得慌了，想站在那遼闊的街頭去，吐一吐心裏的抑鬱。這抑鬱像一條巨蛇盤踞在他的胸臆之中。在回歸的路上，走不上幾步，好幾天懸而未決的問題又在他的腦子裏翻騰起來了：

「爲啥子小菊從那回就不見了呢？她們家難道有後門嗎？她的爹把她給老子送到哪堂

兒去了呢？她跟秀妹真是一模脫殼的呀！我簡直就把她當成我的秀妹了。天王菩薩，我就不能給他說兩句話嗎？」

他的脚步受了心靈的支配，匆遽地向機房走去了。等走到機房門口，裏面的機頭已經停止了聲息了，從鋪板縫流瀉出來一派很微弱的燈光。安癩殼輕輕地爬上櫃台去，便聽見微弱的呻吟的聲音。他像一個小偷的行爲，身軀潛伏着，兩眼偷偷地望進那座鋪面。小菊的老爹正在燈下坐着，顯出一天很疲乏的樣子，用雙手支住着下顎；額上辛苦的皺皺，在暈黃的燈影之下更顯得分明。最奇怪的是他的眉頭是緊皺着的，頻頻望着床上嘆氣，有時卻又低低地彎下身去，伸向腳下的火盆去搖動幾下。小菊的小身體睡在那隻沒有帳子的大床上，臉是朝着裏面的，身子在臃腫的鋪蓋的包裹裏，遠望只看得見她那蓬亂的頭髮。

「小菊病了！」安癩殼深深地吃了一驚。

身子一虛，差一點沒有把他從櫃台上滑下來。

「怪不得這些日子都看不見她啊！」

屋子裏的呻吟停止了，替代而起的是嗆嗆的咳嗽聲，很沉濁的口痰在喉頭響着。

「那火盆上咕嚕咕嚕響的不是藥罐麼？那老頭兒一會又去攪兩下，大概是怕熬糊了

吧？」

安癩鼓的眼睛緊緊貼着板壁，眼淚水順着板壁一顆一顆地滴下來了。

晚餐

晚

天快黃昏了，煤塊在火爐裏喃喃。

「怎麼樣？」希之一跨進門檻，妻就這樣問。

他不知道是沒有聽見，還見癩於作答，匆匆地把大氅往床上一扔，袖子還拖在地下，便走到火爐跟前。外邊的天氣真够冷，不惟他的手凍得通紅，連蒼白的臉上都鍍着紅色了。他站在爐邊還不住地搓手，呵着冷氣。那一頭亂蓬蓬的長髮，很有點畫家的風姿；他並不是不願剪，是想留分頭，然而卻懶得梳；洗，更其是不會有的事，所以就不免長得來和眉毛相齊了。臉上的粗眉有時縐一縐，因之額前的頭髮也隨着動搖。

妻這時正離開椅子起來迎接他，心裏充滿了急迫，靜候他對於所問的答覆。在病中，身體不免顫巍。

45

他默然。

『不行麼？』帶着病容的妻看他沒有言語，第二句問詢禁不住又迸出口了，『現在已經五點多了，茶錢還沒有着落呢。』

希之意態很淡漠，抬起頭來望望外面的天色，的確已經夜色朦朧了。他才把身子機械地移到桌邊，沉寂的空氣中，他突然在方桌上一巴掌，把茶壺和盃盤都平空吃一驚，駭得跳躍起來。她更是愕然了。

『什麼事這樣不高興，希之？』

『是，是不高興呢。』希之瞪着沒有神采的眼睛回答。

『不行也就罷了，一張當票賣不出去，也值得生這麼大的氣，何苦來！難道就沒有別的法子想麼？』

『不是什麼賣得出去，賣不出的問題，古董鋪那個傢伙真可惡，他簡直侮辱我的人格。我自己窮，窮，怎麼樣？又不是什麼玷辱祖宗的事情，我當我本人的衣服，賣自己的當票，該沒有犯法？……』

他的太太聽了這番話，臉上也顯出不平的顏色，打斷他的話道：『怎麼回事？他不要，還是怎麼樣？』

『不要有什麼要緊！他可惡在這點：他說，「先生，你的當票不用賣好了，頂多也

就是找一兩毛錢；你要是沒有飯吃，在咱們這裏吃兩頓三頓也沒有什麼……」混賬東西！」

「怎麼，他昨天不是還答應出三塊錢嗎？」

「三塊錢，做夢！」

「他今天連三塊錢都不出了？」

「出，要他的命！」

「怎麼說話不認話都行嗎？」

希之歎口氣說：「你就根本不了解這回事！你聽我告訴你昨天的經過：昨天我不是拿着當票去了嗎？找的是大街上的永順古董鋪，一進門，他看見我恭穿着大擎，頭纏鞋，那戴紅結子小帽的破旗人老頭子，他才叫謙恭呢，以爲我總是一位好主兌，特自來照顧他點珠寶玉器的。那張油嘴，只差笑得合不攏來。但是，等我一解扣子，他的顏色就驟然大變了。再一摸衣包，呵，真不愧，老行家；他拉起長臉說：「先生，你要賣給我們點什麼嗎？」

「當票。」我從皮夾內把票子取來遞給他。

「當票，原來，」他接在手裏，現出更加鄙夷的樣子，「哪家的？當的是什麼？讓

我瞧瞧！呵，賣當票，我以為賣什麼好東西呢。」

「我一聽他的談吐，已經滿心的不願意了，——然而有什麼法子想？窮，窮人就只得受氣。不用說像這樣輕微的「挖苦」與「抱怨」，比這個還要加倍難堪的悶氣，都得含笑地吞下肚子去。」

「一位鋪夥懶洋洋地走過來，看了看那票上狂草而且模糊的字跡、撇着嘴，高聲嚷道：「狐皮袍子！」

「先生，你要打算賣幾個錢？」那位老奸巨滑的旗人問我。

「就給十五塊錢罷。」從來沒有做過這項買賣的我只有漫天叫價了。」

「笑話，你說得比當價還貴了，那哪兒成？」

「那麼，請你給個價錢吧！」

「三兩塊錢還好說。」他把當票漠然一拋，輕飄飄地落在地下，我忿忿拾了起來。

「正在踟躕的時候，古董鋪的玻璃門響了，進來一位中年的紳士，敞開外套，皮帽子幾乎把眉毛蓋住，想不到他也是和我抱着同等目的而來的。他的票子早已拿在手裏，是一張當價九兩五錢的西羔子當票。」

「我一看見這位同志，精神立刻增長了好幾倍；因為這個古董店的鋪掌太可惡了，我

們大可以聯合起來向他進攻。

「來客進屋後，照樣又和那位年青夥計商量價錢；自然，不用提，也和我受了同樣的臉嘴了。」

「老頭子把我撇在一旁，卻去同來客攀談，「這位先生的當票到底要賣多少錢？」不錯，來客的儀容是要比我堂皇些，值得引人注意。」

「你瞧值幾個錢就給幾個錢。」中年紳士和藹地笑着說。

「沒有這個理，你的東西，你得說價。」

「也不是我的，我替一個朋友辦這件事情。」

「你這張票兒也就是找塊來錢；」紅結帽子的老人說完這句話，又瞥我一眼說道：「賣當票不容易的事情，你們二位得先要知道牠的手續。」

「怎麼，還有什麼手續？」毫無經驗的我當然要問了。

「你就是有意賣，也得先把當票留在這裏，讓咱們上當舖去瞧；值，當然就找錢；不值，票兒還是你的。可是有一層你得注意：買賣做不成，利錢要由你自個兒拿出來。」

「這是什麼道理？」後進來的賣主說。

「這很明白，」掌櫃慢慢解釋給我們聽。「就是說取東西得付利錢。東西值，那是

當然這份利錢由買主付；反過來說，就得出你擔負。買賣不成，咱們小生意不能白掬這個錢哪！老實說，這於你也有利：將來取當，還可以省下一个月的利錢不是！」

「好！」我心裏想，「沒料到還有這麼多麻煩的玩意！」

「夥計先生又來插嘴說：『怎麼樣，二位的意思？咱們都出三塊，可是得先瞧東西。成不成，明兒來聽信，你都請把票兒留在這裏！』」

「還要問我的朋友，我也拿不定主意。」那位紳士對於這種延宕的辦法，顯然不表示同意，話說完，開門走出去。

「我呢，我比不得他，想一想，沒有辦法，要吃飯，立刻就把票子交給掌櫃的了。三塊錢，淑輝，又可以維持三天的衣食住，不是麼？」

「可是真想不到事情會壞到這樣：剛才我一團高興到永順去討回信，迎頭便碰見那個老渾虫老舛挺，他說：『你來得正好，當票你收回；那個東西咱們瞧過了，才不值！頂多也就能找一兩毛錢，簡直是光板，當十塊錢，還算當得起價的啦！』」

「那個破旗人，真不是東西，我跟他一爭論，他就說，什麼『吃他兩頓三頓不算什麼一回事，』什麼『有錢攢着點用，就窮也不至於賣當票：：：』等等的話，簡直是有意向我開教訓，把我真個氣壞了。在路上越想越難受，淑輝，無論窮得怎麼樣，我也不受這些傢

伙的氣，寧肯餓死……」

希之先生把這一大套話說完，更是怒不可遏了，投坐在書桌前面，一隻手插在衣袋內，一隻手襯着頭，口裏的熱氣噴噴而出；雖然他是戴着眼鏡的，也可以看出他的眼皮在那凸出的鏡片之中跳動。

「呵」她靠窗子立着，兩脛上很緊張地表現出失望的神色，把一個帶點歡噲的「呵」字拉長下去。

這個「呵」字好像有一種電力，使希之先生的身體爲之一擊；這一擊，丈夫的怒氣算是漸漸地消融了。

希之先生於是便想起這一次帶着太太到絕地來而悽然。

在S埠希之原本可以住下去的，有幾家書店很表示歡迎他的稿子，每月如果創作兼翻譯，能够寫到兩三萬子，這一日三餐的生活便可以解決了。然而不知道他對於S埠爲什麼那樣憎厭；雖然是所謂著名繁華的處所，而他卻感到異樣的寂寞，似乎仍居窮鄉僻壤之中。還記得去年離開P城的時候，他曾對朋友們說道：「這沉寂苦悶的漢國，我已飽餐了風沙，將不會再來了。也許我從此要到處飄泊去，過幾年的流浪生活呢。」然而，希之，他

自己都好笑，爲什麼這樣矛盾，現在終於又回到P城來了。朋友們都不會料到會毅然重返——這完全是一種鄉愁把他激動，因爲他自己堅決地承認P城是他的第二故鄉了。來去的光景所不同的是去時他只孤零零的一身，回來卻有一位新婚的夫人同路。這位夫人不惟是他兒時的舊侶，還是他多年的畏友與他的思想從悲觀到樂觀的領導者呢。朋友們都懷疑着說：希之大概是和他的新妻來這裏度蜜月的罷？這豈非笑話，希之結婚快一年，蜜月生活早已成爲陳迹了。

他這次因得夫人的襄助，在S埠譯出幾篇稿子，賣給一家書店做旅費，算是掙扎着又回到P城來。隨着一個新的難題的開始，便是他們以後的生活問題。幸而希之有一個朋友在某校當着教務主任，所以他一來便謀到一個教席。但他的第一月的生活卻還是在懸懸之中，搬進一家小房子後，囊內便空然無物了。同時太太因爲長途勞苦和水土不服，一病就是好幾天。於是希之先生的狐皮袍子也就踱進了一家質鋪。一個人因了生活的顛頓，最後誰都不免於走上這一條路的。賣當票，對於P城的居民，更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爐火看見主人已經歸來，不再作第二度的喃喃抱怨，卻輕微地煽起烘烘的聲音。

『你們學校這個月不是要發薪水麼？』淑輝悽愁地望着希之，眉毛和鼻子差不多都要纏在一起了。

「這個爲日還遙遠得很呢，」他露出一點苦笑回答，「我才上三天工呀，初到此地，人家就安置我一個英文教員，總算很够朋友了，如果這兩天發薪水沒指望，難道還好意思去預支麼？」

「那怎麼辦呢？我們簡直是在難中了。」

「……」他沒有話回答，假裝翻桌子上的雲萊詩集看。

「把這個月勉強混過去就好辦了，房錢米錢都暫時可以先欠着，所短的就是一點零用錢。總算好，你的棉鞋早買了；不然，這麼冷的天氣，不要凍壞了腳麼？我的圍巾倒不忙，橫豎病着也不能出門，等你發了薪水再說罷。不過今天的晚飯總要喫呀。」

「淑輝，你讓我想一想，看有點救星沒有？」

希之在桌前把胸脯挺得筆直，一腔煩悶似乎要藉此發洩出去似的；站起身來，背着手在屋裏來回地走，口裏低聲伊唔着一種古怪的調子。

「別的辦法是一點沒有，只有我那篇稿子的運命不知道怎麼樣了？」（他心想）。

他的夫人木雞似的呆立着，兩眼盯住她的丈夫，疑惑他是在發瘋；否則，她揣測，也許是一個人思慮過多時應有的情形。

當希之緩步到淑輝的梳粧檯前的第五次，他彷彿大大地喫了一驚，一個出人意表的發

現，使他突然站住了。

『呵，這封信是幾時來的？』他的眼睛注視着鏡箱上那個淺藍信封的翳影，一把抓住，很堅實地觸着他的手指。

『什麼？什麼？』妻有點訝異，慌忙跑過來，按住他的肩膀，『怎麼我都不曉得！怕是王媽剛才拿進來的？』

他不由自主地搖着頭，透出一縷得意的微笑，回過頭來吻了她一下，才把信封撕開，喃喃說道：『怎麼不早點告訴我呢，淑輝？』

『希之，我也不知道呢。』妻劃燃一根火柴把一支洋燭點上了。淡黃的燭燄飄拂着，藍信封上橫排着的「P城S報社」五個四號鉛字，宛如一支燦爛的火炬在他們夫婦的眼前一閃，這是象徵着他們的生活還沒有絕望，登時便給希之先生和希之太太以一種非常的喜悅。

一葉紅色的八行在桌上攤開，接着信封內兩張五元的交通票掉出來了。女人的手從肩頭上一躍而下，像捉小雞兒似的把牠們緊緊捏住。丈夫還在搖曳着體軀朗誦道：

『希之先生：承賜大著甚佩！日內即可刊出，謹奉薄酬大洋十元，尙希晒納，……』妻頰上描着桃花，早已跳舞着奔向廚房去了，腳下的步伐都帶着興奮的精神。一時只聽見『王媽！稱半斤肉，打四兩酒，買十個子的花生剷，快！快！……』一片清脆高尖的

噪音。

這個時辰，確實的，歡喜的空氣主宰着全宅了。

濛渡

濛

「等一等，等一等，不要開船！」

連綿的微雨在灰空飄飛着，天氣陰沉得看不出是什麼時候。我們已經登上印鑲着黃泥的腳跡的寬板渡船了。茫然望着澄碧閒靜的水，偶爾也被風掀起幾圈柔軟起伏的波紋，旅客們的心頭都泛溢着舒服鬆快的感覺。但是岸上忽地起了一種尖高的急促的喊聲，已經解纜待發的渡船立刻又停住了。急性的我幾乎要跳了起來，憤怒的火焰在心裏奔竄着：想向四外噴射，腳在轎板上踩得亂響。

本來是走旱路到C縣去的，預計那天晚上可以歇黃雀場；一位親戚還託我帶了兩斤茅酒，路過那裏時送給他的岳父。偏偏轎夫們因為聽了一個燈草腳夫的謠言，說是黃雀場的兵隊正在拉夫，都不肯前進了；提議坐渡船過河，再繞小路走。船家看見我們非渡河不可，竟故意高抬船價，爭持了許久才定妥，一個旅客們最可貴的大清早已經過去了。誰知臨

到開船，卻有人喊停住，這是多麼煩膩的事！

我坐在轎子當中，眼睛只看見前方。轎門前便是自己的行李擔子，想出也出不去，這聲音我決不疑心是土匪；因為濛濛這條河是一向很清靜的；並且土匪的口氣我也有過經驗，他們都是這樣粗魯地命令着，『爾媽，給老子把船灣過來！』我猜想怕是那些手執鐵簽狐假虎威的釐局巡丁，照例在開船之前，他們總要來刁難一下的。我的火氣是更不能抑制下去了。

船板瑟瑟地響了幾下，一個包青絲帕的女人跳上船來了，一直跑到船頭才坐。口裏直喘氣，汗水一顆一顆地從她的黝黑的臉上像珠子似的滴下來。她是多麼壯健的鄉下人，濃眉大眼和男子差不多。把手上的油紙傘打在腳底下，鋪蓋捲也從背上卸下來，她才向船主道歉說：

『對不起，老板，開船吧，不要就攔了你們的事情。』

船老板的賽臘肉的面孔扳了起來，看見登船的女客的太不客氣，大聲道：

『大嫂，你到哪兒去？這是人家包的船，不是搭客人的！』

『包的船？』她用那戴着銀圈的粗皮的右手理着衣襟，顯出困惑不安的情形，有一點不相信。

「是啊，就是坐轎子那位先生包的！」
「難道搭我這麼一個客人也不行麼？」

船老板像一棵大樹在船頭豎立着，搖了搖頭。

「我的家就在河對面不遠。沒有法子，老板，講個情面吧，我今天一定要趕到家才行呀！」

對方默不做聲，這是表示態度的更加堅決；交着臂，視線移到潺潺的流水上去。

「真的不行嗎？」

她一面從船板上掇拾着自己的簡單的行李；一面用着懇切的可憐的眼光凝望那船主的冰冷的臉。預備着萬一得不到允許時，只有登岸一法。

轎夫老吳也走過來了，幫助船主解決這件事情：「不行，你這婆娘少在這兒糾纏！」
「去！去！你搭別的船去吧！那邊有的是船！」站在我的行李擔子面前的船夫不住用手推她。

她的身子並不移動，含淚地望着船主說：「他們是不等齊了客人不開的啊！老板！我家裏有事，你叫我怎麼等得了他們！」

我在轎子裏做一個旁觀者，本來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但他們大家爲什麼都拿我來作藉

口呢？這使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其實船主早已有了好幾位他的朋友搭這支船過河，不過躲在船尾不敢露面。爲息事寧人起見，我也裝不知道；雖然在僱船時他早已聲明不載其他客人的。我想，他爲什麼一定要拒絕這個鄉下女人？當然原因是她並非他的親友。我無意中卻得着一個抵制船主的機會了，慨然發言道：

『老板，就把她渡過去吧！好在船上多一個人也沒有什麼。——你可不能要人家的錢！』

『還不是你老說的，不許搭載別的客人，』不愧他是船家能够順水推舟。『我們倒沒有什麼。况且就多她一個人也多不齊哪里！』

船在水上衝着微浪汨汨地前進了。對面是一帶青山，在翁鬱的松林之中，還有紅牆圓門的廟宇。坡脚散佈着零亂的荒墓。船夫們一邊搖着櫓，一邊唱着肉豔的山歌：

『哥不想妹妹不愛，

花不逢春不亂開！』

那個女人聽了我的話之後，已經坐下來，耳邊的兩隻耳環跳動着，臉上漸漸露出一絲苦笑，向我磕了一個頭道：

『感謝你老人家，不是事忙，我也決不會搭你老包船過河的。』

「什麼事這樣忙呢？」

「說來不怕你笑話。我的丈夫被川軍拉夫拉走了，婆婆着急得要死，寄信來，叫我趕緊家去。她的老病又犯了，心口痛。我回劉莊我娘家去了，聽見信才趕回來。家裏還有三個娃娃沒有人照應。我走了四天三夜的路呢，累死人哪！老爺，你不信看我的腳！我是不會扯謊的！」

她用淒苦的聲音述說着，兩隻腳上的草鞋完全塗滿了黃泥漿和滿面的風塵便能證明她跋涉的辛苦。眼睛彷彿被煤煙熏過，都紅腫了。

「你姓什麼，大嫂？」我很感動地問她道。

「我姓張，弓長張。」

「劉莊不是被土匪佔去了嗎？你會從那裏來？」船老板啣了竹節煙斗也加進來說。

「劉莊被佔是這兩天的事情，我才聽見人家說。天！我總算逃出來了，我的娘家還不知道怎麼樣了呢。我如今顧不了那麼許多了，我要先回家去看看我的婆婆是真的。」

先是嘆息的語氣，後來的話是咬牙切齒說出來的。

劉莊的整齊的鋪面和青石板的街道的影象又在我腦海中喚起了。上一個星期我們才經過那裏，正是「趕場」的吉日，每一座酒店裏面都歡歡着客人，每一家鋪子門口都麇集着

四鄉來做買賣的擔子。兜售的都是些平常零碎的食物和用品，與北平每年正月的廠甸完全異趣。決沒有想到幾天以後便起了變化。牠會不會已經成了瓦礫場呢？

轎夫老吳也改變了從前的倔強的態度，柔聲問道：『大嫂，你的娘家又在那兒呢？』

『水牛鎮。』

『過河去，還有三十里路，倒不算遠。』

『水牛鎮的包穀是頂有名的。』船老板誇耀着自己對於本省的出產的熟悉。

『不行了，這兩年來。』鄉下女人喟嘆着糾正道。『如今正鬧着天旱；去年算是鬧蟲子，今年又該鬧旱災了。老天菩薩對水牛鎮的人好像一口氣都不肯放鬆的樣子，我也不曉得是什麼道理。……』

我插嘴說：『這兩年那裏不鬧天乾水旱啊，豈止你們水牛鎮！』

『不，老爺，恐怕人家鬧也鬧不到我們那裏那樣子。唉！這回回去，只要有飯吃，倒還好呢！萬幸是婆婆的病能够好了！丈夫被拉夫拉去倒不要緊，早遲總有回來的一天。就是怕在路上挑不得抬不得，被兵隊打死了，連屍都沒有地方收。哪個敢保一定沒有這樣的事呢！』

我再沒有話說，完全墮入沉思之中，我很奇異着爲什麼這一次長途旅行，耳聞目睹的

這是這一類的事情？難道便沒有更愉快的印像可以獲到麼？

時間不允許我再默想下去。船漸漸靠攏河岸。船夫用篙來代棹，撐着船尾前行。先看還是模糊的山景，如今已屹然立在我的眼前了。

船在碼頭的木樁上繫住。那個姓張的鄉下女人又向我一度道謝，才上岸，奔水牛鎮去了。我們一行也就惘然離開了濛渡。

鄉間的悲劇

一

零零落落的偏東雨一剎那間便過去了，太陽偷偷地在雲影中探望，灰絮擁擠着的天空已經鐘起一塊一塊的藍色。石板上的水紆迴流向山溝裏，發出汨汨的聲音。這樣輕微的雨量是這村中的莊稼人最歡迎不過的，今年的豐收大約不成問題吧。遍野遍山的罌粟花開得十分茂盛，牠們在微風中搖擺着，似乎也和人們一樣充滿了喜悅。滂沱大雨誰也不希望牠再來。

那大娘挑着火炭梅的籬筐在大路上走，預備送到城裏地主那裏去。她的背雖然有一點

駝，兩肩的力量卻並不因之減少。扁擔格格地在顫抖着，表示出牠的年紀的老邁；的確，這條扁擔傳到祁大娘，已經算第三代人了。如今卻輪到她來挑着，因為她的丈夫隨着地主的少爺進京去了。火炭梅的收成今年特別好，顆粒既大，顏色差不多都變成紫紅，纍纍結在樹上，一攢一攢地像珠子。這兩籬筐便是昨天一個下午祁大娘選摘的成績，用樹葉密密蓋着，怕被人中途發現向她索取。尤其是村裏的兒童最見不得這一類水菓，手脚伶俐地來偷竊，人數衆多，是沒有法子來防禦的。這些理由，其實都很浮淺；使祁大娘保守關防分外嚴密的重要原因，是她本人在村中就有一「火炭梅」這樣一個徽號。因為她面孔很黑，又有些酒糟，活像一顆大楊梅。萬一自己的筐子裏的東西被人發現了，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取笑的資料麼？——火炭梅送火炭梅。祁大娘總是穿着樹林子走，這樣便可以躲避開村人們的眼睛。慢慢地蹣出林子，步履跨到田塍上；聽見村童偶爾的一聲呼叫，她的心都會開始顫跳起來。

宋老頭同他的兒子正在東邊山脚下耕地，預備在最近的將來好種蘿蔔白薯一類的東西。雖然種烟把地已經佔去了一大半，卻仍舊不得不騰出一點地畝來種日常生活需要的菜蔬。宋二牽着拖駕鐵犁的老牛在地上一行一行地犁去，他地父親用鞭子在後面叱咤地趕着。堅實的黃土慢慢分開凸了起來，鬆散地堆在兩邊。祁大娘從這些情景，不覺勾起許多心事

來了。她自己的地畝到現在還沒有一點動靜，一個人的筋力實在有限得很，無論怎樣忙也忙不過來，何況還要照料那麼一大羣兒女！如果丈夫不改變業去做公館的僕人，肯在鄉間一心一意地種莊稼；那麼，她們的地裏的茶蔬應該早就撒下秧子了。也許就不會走在宋老頭們的後頭。鄉下的長工和短工是這樣難僱，大家都在忙着。將來割煙的時候怎麼辦呢？她的眉毛和眼睛擠在一起了。把擔子放下來，擱在籬筐上，便坐在扁擔上歇一口氣。還沒有走到三里路，這鄉下女人居然有點發喘了，她自己也明白是孩子生得太多了的關係；根據這一事，她又十分贊成丈夫的離她遠行。因為像這樣一年一個的情形下去，她將不復成爲人類，而變成了母猪。一到煩膩的時候，便詛咒孩子們的天折，該然她希望的是因此就可以減輕一些負擔。然而事實是往反對的方向走，她的兒女每一個都一肥二胖地長大起來了。她的丈夫卻滿不在乎，也不愛憐他們，從來沒有問過一句關於他們的寒暖的話，有時還要嘮叨她給他添了增口。最後他簡直把他們扔下，一個人進城謀事去了。從此便將一付莊稼活的擔子不管輕重地擱在她的肩上。

她的丈夫那銀到京城去的前幾天，算是到鄉下來看了她和兒女們一趟。他變了，臉兒吃了白白胖胖的，頭上戴着爪皮小帽，身上換了長衫，腳底下穿的是緞鞋。她親手給他打的幾對線耳草鞋，都原封不動一併送回來了，緣故是公館裏的聽差永遠不會穿這種東西的

。她告訴她要送少爺到京城去。她哭了，哭得像出嫁時那樣的傷心。隔壁的秋四婆再三把她勸住，而且埋怨她太傻：因爲一個人做一輩子的莊稼活是不會有辦法的，祁大哥說不定就會升官發財回來。將來少爺做了大官，他難道就不是一個小官麼？……她好不容易止住了哭聲，丈夫在鄉下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走了。一去有好幾年，一封信也沒有給她來過。也許是他不很認識字的緣故；因爲據說他小的時候，只唸過三本書：三字經，百家姓和六言雜字。不過從那個時候起，每月便爲公館撥三塊小坂給她做零用，她一方面領了這個錢來做兒女的鞋腳；一方面指揮着，不如說幫同着兩個長工處理農事。雖然是長期在辛苦與忙碌之中，也畢竟渡過了許多難關了。只是莊稼的進行總比別人遲緩，這一點最令好勝心強烈的女人不能忍受。無論在怎樣紛忙的情形之下，有許多事卻非提前趕辦不可，尤其是屬於公館一方面的。楊梅已經上市好幾天了，公館幾次託人帶信來催，她才選摘了兩筐送進城。長工在田裏忙得很，鬆不開手，她不得不親自挑着這擔子去一趟。擔着背兜送瓜菜，她是一年照例要進城幾次的。並且還想藉此去探聽探聽丈夫有什麼消息沒有。不過這擔子的確有點沉重，背兜平常因爲擔孩子措慣了，還不覺得怎樣；擔子卻壓着兩肩的骨頭，非挺直腰幹不能走路。她又矮小，跨步既不十分自由；籬筐又因爲繩子太長，不容易挑平，時刻有和地面接觸的可能。把祁大娘真有些爲難起來了。

宋老頭雖然離她很遠，但是等他趕着耕牛犁回來的時候，他居然看見坐在扁擔上用手中揩汗的祁大娘了。這是白鬍子老頭生平最欽佩的人物：因為她能支拄一個家庭，而且在田裏做着和她丈夫同樣的工作。老年人僻居在鄉間，很少見過大世面，不知道世界上有些什麼偉大的人類；所以祁大娘便成了他惟一的理想人物了。他將來娶兒媳婦也是要拿她來作標準的。宋老頭唾沫飛濺地喊道：

「祁大嫂，進城去嗎？挑的是什麼擔子？」

「火炭梅，」她深知宋老頭是一個老實人，不會譏諷自己的，也就說出真話來。「給公館送去的，他們來催了好幾次了。」

「祁大哥有信來嗎？」

她搖了搖頭，鼻子有點酸楚。

上面那句話是她這些年來最怕別人問到的。偏偏一見着熟人的面，又都喜歡閒起。其實村中的隨便什麼書信莫不很容易被人知道。因為認識字的人太少，寫回信或者讀來信歷來是由一位算八字的邱先生代辦；信裏說些什麼，邱八字是會毫不客氣地在茶館裏當衆講出來的。大家都明明曉得祁銀走後就沒有寫過一個字給他的妻子，爲什麼總喜歡探問呢？這不是有心奚落她，和她過意不去嗎？難道連宋老頭這樣老實的人都學會了這樣口嘴刻薄

嗎？她缺少一顆了解人類的聰慧的心，只好逃避出那種咄咄逼人的雰圍。祁大娘把擔子連挑帶拖着，一口氣踉蹌地奔下坡去，抑鬱的心情填塞在她的胸中，她頭也不擡，像一條狂奔的野牛似的，顧不得筐子裏火炭梅的顛簸，半點鐘便走進城門了。過盞金卡子的時候，說了一聲「給張公館送的火炭梅」便橫衝過去，巡丁也攔她不住，比任何鄉下女人好像都更有胆量的神氣。

二

「祁大娘，你真早啊，太太們都還沒有起來呢。火炭梅送來了！喉！我們的眼睛都盼穿啦！太太總是給小少爺們說，不要買街上的吃，不乾淨，祁大娘過兩天就會給我們送來的。」

祁大娘把擔子挑進了公館的廚房。正在那裏洗臉的塌鼻子朱媽看見她，歡喜得跳了起來，一把拉住這鄉下的來客，顯出過分的親熱。

祁大娘心頭的愁雲算是散開了，從案桌上抄起一把蒲扇來扇着，回答道：

「朱媽，我早就想來的啦！實在是騰不出時候來，一則也是火炭梅還沒有紅；前些日子哪裏能吃啊，你沒有看見街上買的是什麼樣子！」

朱媽掀開了籬筐上的樹葉，揀了一顆楊梅塞在口裏，紅的菓液便從嘴唇上迸出來了，

流得滿嘴都是。她很得意地喊道，「真不壞呀，真不壞呀！」

「祁大娘，請吃烟！」小丫頭點燃紙枚，抱着一管黑殼的水烟袋過來，遞給客人；忙忙地又跑到閃着紅光的圓的竈門前去添柴燒火。她知道祁大娘是不愛喝茶的，所以並不來倒茶。

場鼻子女人拉着祁大娘坐在竈門前的板櫬上，她的年紀比祁大娘大得多，頭髮都白了，額上還堆着雞皮綉紋，乍看見還會疑惑她們是兩婆媳。隔壁響着春碓的一起一落的聲音，還有女人哼着天豔的小調。祁大娘燒了兩袋水烟之後，屋子太熱，朱媽看見她的汗水像雨點似的滴着，便陪着她走出來。問起她近來的情形，鄉下女人便歎口氣說：

「還不是從前那個樣子！我的命大概是一輩子苦到頭的！娃兒們一個二個都大了，又吃得，錢總是不够用。今年的氣候倒是不錯，幸運是還沒有遭過一次兵災，也許烟土的收成應該比往年好一點吧——就是貴兒的爹沒有信來，什麼事我都覺得好像都沒有心腸的樣子！」

「少爺前幾天還有信來，提到祁大哥——」朱媽用一種吞吐的口氣說。

「少爺的信裏怎麼說的？」鄉下女人不等她說完，緊跟着就問。

朱媽說出頭一句話來，立刻就呈現出困惑不安的狀態，覺得自己的發言太不謹慎了，

於是不得不用別的話來掩護，裝着微笑。

「祁大娘，你的金妹一定出脫得更好看了吧！我還是去年在荷溪看見過她的。你要好好給她留意人家啊。雖說是鄉下姑娘，我們也不能把她放給不三不四的窮家小戶的子弟。祁大娘，你說是不是。」

祁大娘雖然這幾年被辛苦磨折有點優氣；然而朱媽的神色的倉皇，她是看出來了。爲什麼對方忽然放下她的丈夫又轉到她的女兒金妹身上去了呢？憂鬱凝視的眼光落在那世故頗深的場鼻子女人的臉上，她聲音略帶顫抖地問道：

「朱媽，我們兩個人的交情也總算不錯了吧！什麼事你都不該隱瞞着我。金妹的爹難道有什麼不好的消息嗎？」

「沒有，這個的確沒有。」

「那麼，你的話爲什麼只說了半截？」

「祁大爺人很平安，還是住在少爺那兒。給他薦好事。他捨不得少爺，不肯去。」老年的朱媽口齒十分伶俐地說道。「因爲事情忙，沒有給你寫信，他本來提筆也是很費力的，祁大娘，我的話這不全說完了嗎？」

鄉下女人仍然嘆着氣，抱着水烟袋不再抽了，在碓房的窗戶下面坐着，她是非常不滿

意這個答覆的。朱媽默然低下頭，開始迴避對方的眼光，陷在兩難的境地之中，很感應付的痛苦。忽然上屋有人在喊叫，她便藉着這個機會走開了，正像一個困鬪的兵士忽然聽見撤退的命令一樣的歡喜。

那大娘的背緊靠着板壁，垂下了眼皮，好像要睡去的樣子，這是她盤算心事時的照例的光景。確屋裏的說話打斷了她的雜亂的思潮，——是兩個女僕的喃喃的聲音。

「火炭梅來了，你曉得嗎？」說話的人嗓子有點啞。

「在廚房不是，也許出去了吧！一進門的時候，我就看見她啦，那種大模大樣的女人，我就懶得理她。」另外一個土音很重的腔調這樣回答。「她跟我們這兒就是朱媽好，她大概曉得朱媽是太太的紅人，巴結朱媽，不就是間接覬太太的肥嗎！要不是這個樣子，她的老公也就不會跟少爺到京城去了。」

「她不要空高興，她的老公早不要她啦！」

「說話小聲一點，人家在隔壁廚房聽得見哩。」

「我怕個屁！」

「哪個不知你是小少爺的奶媽，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實我問你，那銀爲什麼不要他的婆娘了？」

「這也怪不得祁銀——」
這一句話使祁大娘的眼睛立刻睜大了起來，身體微微顫慄。她伸長了脖子，耳朵益發貼攏板壁。

「——是少爺看見他在外面孤單得怪可憐的，才把少奶奶的丫頭紫荷賞給她做老婆。中年男人得了十七八歲的小姑娘，還有不愛的！自然就收下啦。聽說紫荷的肚子裏頭已經裝起了呢。少爺給太太的信寫得最有趣味，問祁銀還想家不想。他說不想了。我們這一家上下大小哪個不曉得，就瞞了祁大娘一個人。火炭梅她還在鼓裏頭哩，她不是跟朱媽要好，不理我們嗎？這猷肥的婆娘也有今天啊！」

「……………」

後來她們說話的聲音太低，祁大娘聽得不大清楚了。正好朱媽從上屋出來叫她。說是太太今天人不舒服，不能見她的面，讓朱媽把楊梅收下，給她包一包點心回去，招呼她喫午飯；籬筐已經完全給她騰出來了。祁大娘的身子好像輕了半截，頭有點發暈，半天才站起來，彷彿中暑的光景。朱媽連喊了她幾聲，她的神智才變得清楚了一點。她很奇怪，每次進城，太太照例都要叫她到上屋牀前踏櫬上去談些家常閒話。這次爲什麼連面都不見了？太太那樣肥胖的身體，難道真的會生病嗎？……

勉強吃完了一碗飯，放下筷子；那大娘便挑起籬筐來，一頭放了一包點心，那一頭空着，走出大門，連謝都不道一聲。朱媽心裏很難過，再三挽留她也挽留不住，只好送着客人到門口，囑咐道：

「那大娘，你這回來，氣色很不好，回家好生保養吧。田裏的事也把牠看得輕一點，就是僱一兩個長工或者短工也不要緊。」

那傲岸的鄉下女人冷冷地答道：「朱媽，我從前太看重你，太相信你了。現在我才曉得我是認錯了人哩。你老人家操什麼心！頭髮都操心操白了，真是何苦啊！回去吧，回去吧，做一個享清福的人去吧！」

三

月亮出來像個錢，

勸哥不要兩頭蓮；

勸哥不要兩頭走，

獨腳難站二花園！

太陽又在黑雲團裏出沒無定了，燕子也穿梭着在天空的獵場裏打圍。牧童們全都牽着水牛躲到大樹蒼鬱的山崖底下來了，他們的山歌的聲音在坡脚迴盪着。送火炭梅的那大娘

這時從城裏回來了，垂頭喪氣的樣子，走路十分蹣跚。身體虛飄飄的，像被風掃着的落葉那樣不由自主。一個被遺棄的婦人的滋味是輕輕籠罩在她的頭上來了。她從前雖然是個富有毅力的女性，缺少了丈夫，也能處理一切，而且前途是充滿了光明的希望的。但是剛才張公館竊聽到的那一段話忽地如黑喑的狂潮湧着，把一切都淹沒了。兒子，田地，未來的烟土收穫……都在她腦中像被一粒砲彈轟得飛散開了去。爲什麼牧童竟也會唱着和她同樣情形的山歌呢？難道是有意來諷刺她嗎？這些小孩的行爲使得她變成憤怒了，逼迫得他快要哭出來。把扁擔從籬筐上抽出，拿牠當作武器，提着就來追趕那一羣放牛的孩子。他們撒開了牛的繩子，啊呀地叫着滿山跑。

「媽的個X！我把你們這般賊娃兒一個一個都拉來打死！」那大娘申申地罵着。腳下不知道爲什麼缺乏了力量似的，總走不快；而且差一點被山石絆倒。

「我們又沒有惹她！」

「火炭梅是不是發了瘋呢？」

「她一定是從城裏吃醉了酒回來啊！」

「挨到一扁擔，可真老火呀！」

放牛娃們議論紛紛地逃散着，又是恐懼，又是疑惑。他們絕沒有想到隨口唱出來的

山歌，便是他們被追擊着的唯一原因。身上抖抖地還沒有挨打，皮膚上好像已經有了痛楚。

那大娘把小孩們趕跑了，又跳下崖來，挑起籬筐前進。太陽炙灼的熱氣蒸發得她滿頭大汗，悶氣又在心頭發洩不出來。兩個空籬筐竟像一副千斤重擔似的壓着她的肩膀，走了一個多鐘頭方才走進村子。她彷彿戰敗的鷄垂下軟弱的頭不敢仰望；她覺得這時每一個村人用一種奇異的眼光望着她，或者對她露着訕諷的冷笑。簡直沒有人來招呼她了，宛然她已成了村中的一個特異的人物。他們那些人的嘴上雖然沒有言語，心裏似乎都在訕笑着：「那就是火炭梅啊，她的男人把她拋棄了；要是一個賢德的女人，有被入拋棄的道理嗎？」有幾個年青女人在街上回過頭來，看見了她之後，都同路旁吐起口痰來。各種心理作用在這可憐的小女人的心中播弄着，外面一切也就隨着起了變化。她孤獨地走着，帶着愁慘的面容，兩眼筆直。在地面上，滿身都起了顫抖，像帶得有自動的彈簧——。村中人果真知道了這回事嗎？

「金妹的爹的心腸真是太狠了啊！我什麼事對不起他！人家都說這邊的人十有九個到了京城去就會變心的，這回我才看出來了。……」

她口裏喃喃着，簡直驟然變成了一個顛瘋的女人。

「那大娘，你的娃兒在哭哩，他要吃奶，快點去吧！」一個姓苟的鄰婦站在田塍上喊她。「哭得太可憐了，你爲什麼一去就是這麼半天呢？是不是那大哥回來，你捨不得他，不肯走呢？」

大娘的耳朵好像聾了一樣，神魂不定的身形在那裏徘徊，對方的話一個字都沒有聽入。雨又沙沙地下起來了。她在這雨聲中大踏步地向前走，不走回自己的家，卻轉了灣，奔向山谷。她沒有戴斗笠，頭髮和衣服全被雨淋溼了。田隴上的人們，甚至於雞犬都躲得看不見蹤影，雨點漫天地掃下來。

四

火炭梅失蹤的消息，從黃昏的時候，便傳遍了全村，大家都納罕。那家的幾個孩子自然哭得狼嗥鬼叫，村莊中人有一大半是看見那大娘正午挑着籬筐走進村子來的，不過神情有些異樣。決沒有想到有這樣的意外。雨又下得很大，大家沒有法子出去找尋，只是個關在屋子裏頭議論。他們相信火炭梅一定是回來了，也許在雨中走迷了路。

第二天早晨，趙家的小六到後山的井裏去汲水洗菜，才發現可憐的那大娘已經掩死在井裏。兩個籬筐和一條扁擔拋棄在井邊，一個點心包被雨打得稀爛。村中的人們都覺得這個女人死得蹊蹺和奇突，發現不出什麼使她輕生的理由。

「像那大娘這樣有才能的人，兒女一大羣，丈夫事情又好，自己經營莊稼，苦是苦一點，但是晚年來一準是可以享厚福的，偏要自尋短見；那麼，如像我們這樣風前燭瓦上霜的老人活在人世上還有什麼趣味呢？」

宋老頭聽見這個消息，也跑來了，一邊向村衆演說，一邊用袖子拭着眼淚。

老年的懺悔

人到暮年的光景的淒涼，彷彿秋日枝頭的黃葉似的，早晚就要凋落，咽泣着默對那蕭條的西風。

什麼事情老人們都感着乏味，飲食游樂不用說是遠不及青年兒童那樣的興致勃然。斑斕的舊迹在他們痿痺的心裏縱橫着，深切地回憶的結果，便會掉下不少的眼淚來。

她是這種不幸的人羣中的一員，在風塵裏顛頓得老了。也許還有幾年她才能像枯葉辭去故枝。但她的痼疾擾亂了她晚景的和平，五年來因爲半身不遂的關係，展轉在床褥之間，她早已漠然好像和人間隔絕。她以爲自己的前途只是漫漫無盡的黑的冬夜，永不會再透露初曉的晨光了。

她因爲不良於行的緣故，從炕上爬到桌邊，連這最短的距離都要感到全身抽搐的痛苦。所以她只有長期幽閉在窄而霉的矮屋之中，在炕上纏綿的倚臥着。她有時默默地盼望着有暇目的一天；她想，「炕上的長眠，哪裏有墳堆裏那樣安靜呢！」但有時她的心情又起了可憐的相反的變化：她不急切期待着死亡的來臨了，對於生——不管是燦爛還是愁慘——多少總以爲值得低徊留戀的。如其天賜她有一日病脫了體，在世界上未始不能再看幾個奇幻的春秋。如今，竟無端受着這樣的無期徒刑，到底是前世作了孽，還是青年時代享樂太過了？她越想越胡塗起來。

在這小屋裏，彷彿一間不很透氣的穀倉，永遠看見黃霉的牆紙，潮溼的牆壁；壁上的紙片連續地飄落到地上來。不知道年月，更辨不清天氣陰晴的顏色。每天照例是她的第三個兒媳帶着一副可怕的難看的臉進來給她送飯，筯筷在桌上迸擊着，發出很大的聲響。這位小婦人出去的時候，故意搖曳着腰支，房門跟着光當的一聲驚人的吶喊，以後音浪便漸漸的低沉以至於寂然了。有時牆外還顯映着幾個撞撞的人影，帶播着竊竊的耳語，或者幾隻狡獪的眼睛貼着牆隙偷窺。門外常常又響動一片步履聲，好像有意來給她開心似的。她在炕上緊靠着牆壁坐着，半睡不睡的姿勢，蜷曲着腿腳。屋裏也有一種單調無聊的喧鬧：白天是她自己重濁的咳吐在那裏起伏；夜間便加入了老鼠在頂棚上狂噉和賽跑。牠們宛然

也在掙扎奮鬥，要設法衝出狹的牢籠。這件事最使我們的老太太悲感，緣故與其說她是慈悲心的激動，毋寧說她是在同病相憐，自傷身世。

她每天固定的生活離不開飲食與睡眠，與下等動物一點區別沒有，都不約而同的被禁錮着，一樣缺乏思想與自由。然而人卻一天一天地瘦下去，變成了荒漠中掘起來的一架死屍，兩眼多麼陷落低沉！移動體軀的痙攣是其他動物所沒有的，她卻鎮日咬着黃牙忍受，死之恐怖和生之煩悶兩個魔鬼都在向她招引，她真茫然於何去何從了。

繁榮的往日，不時還在老婦人的心中顯現。她想起前幾年當還沒有患癱病的時候的自己，於是覺得十分離奇，而且也有點好笑起來了。處理家事那時是多麼井井有條，充滿着主婦的精神，身體也十分強健，滿面紅光，並不像一個風中殘燭的老婦呀。家人對她的奉承，比嚴冬的人們趨赴爐火時還要歡狂。媳婦們誰不是小貓般的溫馴帖伏，處處迎合她的意旨？天冷了，便有嬌小柔和的聲音在身邊低問道：「媽，該添點衣服了吧？天氣怪涼的，回頭遭了涼不好。」她飢餓的時候，便有人來上條陳：「天長了，媽覺着肚子餓麼？喫點什麼好？燒餅還是饅頭呢？」她自然是就搭起老人的架子來，粧出滿面慈祥愷悌地回答。兒孫們在她膝前像走馬燈似的轉動着承歡。這樣長，那樣短，她簡直應接不暇。「你瞧，人家是多麼一位有福氣的老太太啊！」這種鄰家甜蜜的稱贊，總不斷像醉人的春風吹到

她身邊來。……

其次，再說到她的丈夫，待她也算情真意摯，雖然她已經消蝕了青春的容光了。他愛她的恩情，並不因了白髮的莖數增加，便減低熱度，這種適用於常人的反比例公式，在老頭子的心中是從不發生效力的。他雖說是一個私塾的教師，但他的思想並不算陳腐，偶爾還讀幾種時下流行的報章雜誌；他對着人總是滿口的「愛情應當專一！愛情應當專一！」從這一端看來，他待遇他的太太的情義，是不難窺見的了。

自從她由寒腿一變而為癱疾以後，事事都和從前整個相反了，彷彿世界起過一次大變化，天翻地覆了一樣。她驟然墮入一種病的零亂的生活，頭髮蓬飛着，臉上堆滿污垢，從沒有作一度的梳洗。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然而家人的感情因此便漸漸失了調和，她從高不可攀的地位一落千丈，怨聲開始沸騰在她的四圍了。尤其是她丈夫態度的突變——從和善變成凶惡——使她悲哀地絕望了。他每天聽見她在屋裏的呼喊呻吟，便竭力地咒罵着，恐嚇着，督促她迅速地停止。他盼她早些斷氣，免得留在家裏活現眼，並且也不會擾得四隣不安。她病後，他從來就沒有進來看過一次，甚至於阻止兒子和媳婦都和她斷絕關係。他够多麼地殘忍啊！從前的恩情難道都像烟霧一樣消散了嗎？

她很清晰的記得只有這麼一次她的丈夫曾經伸過半截身子進屋來，給她遞了一點茶水

。此後就沒有看見他的踪跡了。那次會晤，她滿心希望着得到他片言的安慰，結果不幸得很，只有一場冷厲的埋怨劈頭向她攻擊。這回事在她腦中的印痕，除非入棺的那天才會消滅吧：——

那是一個酷熱的下午，火茶的陽光籠罩着她的霉屋，煩燥的空氣中還蒸發着潮味。她在炕上全身汗流氾濫地展轉反側，爲了要逃避烈日的威力，但終於還不能離去炕沿。她乾燥極了，口裏一點津液都沒有，嘴唇枯乾得起皮，頭部好像有幾百斤重擔向她壓落。她不能再忍受了，對外發出一聲可憐的呼喊，很哀懇地向家人要點茶水。

「二媳婦，來給我一盃茶吧！」她的嘶啞的聲音顫動着。

這一片聲浪確乎是傳出去了，但是沒有回響。她知道二媳婦向來對她就很淡漠，自然會粧做沒有聽見的。

「我要一盃茶，哎呀，渴極了！」她繼續地喊道，「一盃涼水也行啊，三姑娘，三姑娘！」

這位小媳婦也潛身藏得無踪了，不見回答。

「二少爺……」

『大爺啊……』

庭院顯得無限空虛，只有幾點啾啾的鳥語伴着繁長的蟬鳴。這一家人似乎都在睡眠的狀態中了。她想，『怪事！都不在麼？不是扭髒吧！怎麼半天看不見一個人影呢！』煩燥立刻充滿在牠的心裏了。

『叫誰呀？什麼病又犯了？』彷彿老頭子的聲音，從廂房裏發出來。

『我要喝點茶，你行點好吧。』

老頭子並沒有動身，嘴裏喃喃抱怨道：『你這老怪物，老不死！有了你我也不用做人了，成天攪得一家不安寧！』

『大爺，三媳婦在那兒呢？我口渴得很，讓她倒盃茶給我吧。』她幾乎要哭出來了，哀聲說。

門簾響了一下，好像他已走到院中，帶着曳鞋的聲音，忽然又停住腳步說道：

『你每天的事真多，三媳婦一個人在門道洗衣服，人家就沒有工夫！家裏的人都走光了，就剩下我啦。你這老不死，還得我服侍你嗎？』

『沒有別的事，大爺，一盃茶，就一盃茶，你別生氣。』

他的脚步響動着向廚房裏去了。從他的足音聽來，真勉強得很，步伐都是無精打采打

地起落。在廚房中又隱約聽到他在那裏嘆息。

「唉！給你！」老頭子拿着一個破茶盃，倒了一盃茶，推開門，伸了半截身子進去，兩眼沉沉下垂，把茶送到她的桌上，他站在門邊，像寒風中顫搖不定的老樹似的。她看見他已經頹唐得多了，嘴上的鬚鬚已變成灰白，誰都明白這是生活辛苦表現。她從桌畔伸過手去，咬着牙齒，要想拉住他，老人很快地便躲到一邊。

「啊，大爺，你們真狠心呀！」

「誰？你說的是！」

「我說的是你們一家大小。」

「還有比咱們更心狠的人呢，害得咱們被人家街坊都瞧不起呵。」

「人到了這個時候，有什麼法子呢？誰願意這樣來着？」

「你害了這場古怪的病，我簡直就沒有臉見人呢，告訴你的話！」

「這也不能怪我。」

「怪誰？」

「誰讓你從前不肯多花錢給我治？」

她緊靠牆壁，默然望着他，睜大着一對昏花含淚的眼睛。

「不是我怪你，你問這一家人……」他歇了一口氣又說道：「唉！別的話咱們也不用說；老太太，我說，每天請你少嚷幾回，別成天犯撒拗，讓人家街坊少說幾句閒話，我就感戴不盡了。別人都說你是瘋子，要叫我送給上瘋人院去，我可忍不下心。你自個兒總得留神，何苦叫人這樣難堪呢？家裏的人誰跟你好來？小的不用提：兒子，大的二十好幾，快三十啦！當媽的，就這樣不爭氣丟臉！人家說起多不好聽，拉屎撒尿都在炕上。別太得意忘形哪！」

她聽見這一番刺耳的怨言，除開低頭無主的哭泣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呢？他的口氣是多麼的凶狠啊！她真要氣炸肺膈了，恨不得和他挽住打將起來。終於竭力忍住，翻過身去躺下，悻悻地詛咒而號陶着：

「我怎麼不快些死啊？老天！」

「別不要臉啦！」

「誰不要臉！」

「我說的就是你，你不要臉！死了我倒好，隔壁就是棺材鋪，有的是棺材。」

老頭子的怒氣的火焰也變得越發高起來，把門一帶，便走開去。

那夜，她整個抽抽答答哭了一晚，夜飯都沒有吃，——因為這一場難堪的羞辱已經把

她脹飽了。

如今她有兩天沒有進一口水或者飯了。

這天晚上，外面正下着滂沱大雨，急流似的聲響激了庭院，萬物都在急雨織成的薄霧中鼓盪着偉大的音潮。她覺得自己已完全陷入軟弱不起的狀態了，全身骨骼的組織都好像崩裂了一樣，沒有一點支柱的可能。但人的神智卻還清楚，她疑惑這也許是通常所說的回光反照吧。她定了定神，心裏不覺分外淒涼起來。她想，死的滋味原來就是這樣，啊，不意竟會到了我末日的時光了。適才未雨之前，牆外有一片伐木丁丁的清晰的聲音鑽入她的耳裏，這不是木匠在替她做死後的棺材麼？那一聲緊一聲的調子是何等悽慘呢？唉！真要敲碎人的心房了。當一架死屍移入棺中釘起棺蓋的時候，不也是同樣的聲音麼？她默然垂喪着臉，繼續地盤算：死是一定的了，「閻王注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但怎麼一個送終的人都沒有呢？她又一方面自寬自解：兒子媳婦總該來告別的，至少老頭子應當還念一點夫妻的情分吧！他總會來守着，我斷這口氣吧？但當再一度回憶着往景，她頓然明白自己未免太癡想了；拿已往的情形來證明，這點希冀的燈光，是決不會照耀的。煩惱的長蛇又爬據在她的心中了，她兩手緊緊抱住胸部，咧着嘴，用勁的呻吟起來。

昔年的夫妻相愛的故事像電影似的一幕一幕從她腦中通過。她勸他納妾而他嚴厲拒絕的一番話也在她耳邊轟動着：

『我不願意因為這個傷了你的感情。這一大羣孩子還不够受嗎？我真感激你的賢德，其實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我的精神很好，再說也不用着人招呼……』

『家裏一向很是和睦，倘若因此多事，豈不辜負了你的好意……』

現在景象大大地變遷，他已經是忍心遺棄她而去了。她停住了無益的回顧，抬起頭，軟弱無力地望着窗外，感覺着冷酷無情是永遠充滿了人間，這時風雨正在空中恣意地吶喊，呼號。……

她自言自語道：『我要是死了，這樣孤孤單單地死了，倒也沒有什麼！他們都是恨不能讓我早些完結的。但我死了之後，家庭就會興旺起來，快樂起來麼？親善和陸地過日子麼？未必然！未必然！老頭子，那沒良心的人，也許有後悔的一天吧！追念起前情傷心流淚的一天吧！兒子媳婦，這一羣忘恩負義的東西，焉知就不會因為沒有母親加倍的傷感呢！……』

她掙扎着爬到炕前，將煤油燈滅小了一點，她惟一的希望就是在這黑茫中長眠而去。

當她頭部剛剛靠近枕頭，她周都身起了戰慄。事情有點異樣，暴雨已經住了，猛烈的風吹得樹葉們搖頭長歎，彷彿野獸互相肉搏後的殘喘。房門突然發響，遲遲地開了一個縫，外面有一道黑影在搖移，氣象森冷，憧憬的陰翳逼近了門邊。半天，靜悄悄地聽不見什麼聲音。她的心跳躍着意外的驚惶，牙齒變得非常僵硬，上下敲個不住，全身宛如在抖簾的船上似的；尤其是兩腿在炕上節奏地打顫起來。她的腦中馬上便顯現出「鬼」這個字，面前真的就橫着一個青面獠牙的身形，她疑惑是鬼來找替身來了。現在才二更的光景，他來得多麼快啊！不然，一定是小偷，趁黑暗中來盜竊什麼吧！她定睛細看時，一個恐怖的頭顱已經伸進門來，在微光下隱約可以辨別，他的臉色何等蒼白！這毫無疑義的是一個男子的面孔。她不由得驚慌了，好像老鼠見着貓似的無處躲藏，蜷曲着四肢，緊閉住雙眼，把被褥拉過來，用勁地一下裹住了全身。以後便聽見一陣窸窣的衣響，門砰然一聲又關閉了。沉重的步履漸漸響到她的身側。她來不及了，一隻枯瘠的手還露在外面，被闖入者強暴地抓住，抓得她痛苦已極，擺脫不開。

「……」她的聲音阻塞在喉頭，喊不出來。

「來人顫動着破竹的音調：『你，——唉！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誰呀？誰呀？」

闖入者默然，好像喉中有無限哽咽。

『誰啊，你是？我就快死了！』來人的語調她依稀地有點聽得出了，但還不敢確定是誰。鬼的猜疑，已經完全冰釋。她的心慢慢鎮定，頭上出了一通汗，她從被窩裏探出頭來了。

燈盞放出特別的光耀了，一個老人坐在她身旁。因為憔悴的面容和額前的一顆黑痣，她辨別出來原是她丈夫。他微屈着身軀，眉毛緊鎖着，眼角似乎帶着幾分微溼。她真興奮極了，突然精神百倍地坐起身來，抱緊老頭子的頸項，哭聲迸發道：

『你！——你真狠心呀！』這樣一句便咽住了。

『唉……』老頭子紆長地歎息了一聲。

這樣沉默有兩分鐘的光景。

『我眼看見是快死的人了，你還肯來瞧我一趟呀！』

『我——我——』他被她小羊似的哀鳴所感動，什麼話都囁嚅不能出口了。

『……………』

『這會兒你，』他發抖地說道，『你覺得怎麼樣了，想吃點什麼東西嗎！』

她含淚擺手說：『不，不，你怎麼會來的？我這是不是做夢啊？你天良還會有發現的

「一天嗎？讓我一個人死了吧，你就別來麻煩我了，大爺！」

「請你不要說這些話好不好？」

「我是快死的人了，你叫我說什麼呢？」

「從前的事誰也不用提了。」

「那你幹嗎從前那麼狠心呀？」

「我——」

「你怎麼樣？」

「我很後悔呢。」

「你有什麼可後悔的？」

「我悔我當初不該那樣的待你。」

「真想不到你也有悔過的一天啊！」

老太太嚶嚶地哭個不住，兩肩時刻聳動。

這籠罩着昏暗夜景的屋內，燈光下慘映着兩個暮年的影子，互相含淚凝視，簡直是一幅感人的畫圖。

「大奶奶！」

「啊，大爺，什麼？」

「你容許我說幾句話嗎？」

「成，你有話講吧，我恐怕你要不行了。」

他提起精神來，極力壓住心頭的悲嘆，兩隻手幾乎要抱住了她，像跪在上帝面前一般的虔誠，說道：

「唉！從先的事再也別提了，千不好，萬不好，都是我老頭子的不好。我這老不死，是多麼刻薄寡恩呵。這幾年來真對不住你呀。你讓我怎樣來懺悔呢？你的病也是我引起的，當初我不該省那幾錢，不肯讓你出門，成天獸在家裏憂鬱；更不應讓你去住那間潮溼的屋子，受了溼氣。你的寒腿誰說不是因為這個原故起的？我後來又想省醫藥費，如果早一點讓大夫給你治，不早就好了嗎？怎麼會日就月將到了今年這樣的情形？怎麼會讓你成天躺在炕上受罪？我這毫無天良的人，害了你，還那樣到無情無義，總是早也盼着你死，晚也盼着你死，想早點把你打發出去，省得在家裏攞着活現眼！你病了之後，五年啦，時候不能算不長，你說，我瞞過你幾回？我是多麼不好的居心哪！」

人誰能保定不老，保他永遠別害病？你不是也年青過嗎？你從先十七八歲的時候，那份漂亮就不用提，許多人要爭着娶你，都沒成功，後來倒是你的父親瞧上了我，說我是書

香後代，家世也很清白，家裏又有人在外邊做官，才把你給我放定。我一聽說爸爸給我定了這樣的美人，你猜我是怎樣的高興！記得娶你過來的那一天，搭着棚，執事鼓手可真熱鬧！內內外外，官客堂客十好幾桌。你坐在新房裏一句話也不說，老是紅着臉，低下頭，簡直的把我迷住了，總在屋子裏守着你，來了人客也不去招待。那夜晚，咱們倆……

唉！才幾年工夫，你就給我生下這一羣兒子，我能不感謝你？你想想，我這麼大的家庭，沒有後代，誰來照料呢？家裏就算沒有多少財產，但是古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光陰真快啊，你就老上來了，我不也老上來了嗎？老年的夫婦，更應當和睦才對，我們在世上，誰知道還有多久呢？（他說到這裏，一陣大咳起來。）老年人在晚年享點福，真不容易，許多人不是兒子沒有出息，就是他們自己死得太早。我們總還算不錯；老大老二都很成器，也有事情做了；不管他事大事小，有錢給家裏就算不錯。我老頭子可以默在家裏息口氣，我們公姆倆也應當過幾天太平日子呀。

都只怪我不該錯聽了旁人的話，對你漸漸冷淡起來。再加上你得了半身不遂的病，因此我更加討厭你啦，我簡直把你看成一塊廢料，恨不能把你一下就給推出去。省得在耳邊吵吵嚷嚷，家裏也清靜許多。兒子媳婦這一羣還不是跟着他爸爸走嗎？他們瞧見我都是這樣，自然待你也就一天不如一天。唉！這些混蛋！把他們養大了就不認得娘了！……這一

『天打雷劈的！』

老頭子有點氣喘了，她在一旁聽着，淚珠不住地亂滾。歇了半晌，他又繼續喃喃道：『……這幾天我的良心忽然出現了，我聽見你的一聲呻吟，我的心就痛一下。我有好幾晚上沒有睡着，我並不是不能睡或者失眠；不知道怎麼一回事，我眼睛剛一閉上，不知不覺就聽見你那可怕枯瘦的影子，你的慘白的臉直朝着我笑，好像你已不在人世了，這是你的鬼魂來向我索命似的。我總想來瞧你一次，但老是拿不定主義。我覺得從前既然那樣的忍得下心腸，現在爲什麼又要來自個兒打自個兒的嘴巴呢！所以我總想來，總沒有來。我在牖戶外邊偷看你不知多少回，那一股刺鼻的臭味簡直薰得我要發嘔。你想，這幾年來誰給你打掃過屋子？這一家人對待他們的母親真孝心呵。三媳婦，你別瞧她跟你發脾氣，還要算難得了，每天給你送幾回茶飯。……今兒晚上，我才聽他們說，你有好幾天沒有沾一口水，真可憐！唉！我就怕你不幸有了什麼，這一輩子再也見不着你，恐怕真是『不及黃泉毋相見也』了。那麼，天，我這些懺悔的話又跟誰去說呢？……』

恰巧今兒晚上下大雨，這雨下得真不錯，天給我的一個好機會，他們都睡得特別早，（他們要是看見我往這裏來，準得笑我沒有志氣呢！）趁着夜靜更深，我才偷偷地跑來給你陪罪。……大奶奶，你饒了我以往的罪過吧！都是我不好，一時癡迷了心竅，我的心真

老年的懺悔

痛得很哪！比刀割還厲害！……就是我老頭子怎樣的沒有道理，從前的情分，你總不該忘掉啊！人誰能管保沒有錯事的時候，我這老糊塗又怎麼能免得了呢？唉！這幾天……這幾天，不用提，我後悔得要死，良心上的責備使我簡直不願意再活着了。我的心，只有天知道吧。……」

他的話一說完，眼睛已經紅得不成樣子，喘着氣哭起來。

她呢，每一句話都深入了她的心裏，淚顏上反而微微泛着感動的笑意。

『我原諒你，你能够改悔就好了。』

『既往不咎，……我們還是很好的人呵！』

燈光忽然昏暗，兩個老人蜷伏的身軀擁抱着，牆上隱隱顯出一對重疊親密可愛的人影來。……他們的愛情又復活了，祝福他們！

日語會話書中之驕子

價廉物美
到處風行
日語會話自通

出版以來 累經再版 定價三 角

本書在日語會話書中，銷行最廣。出版以來，已再版數次，良以編排醒目，取材實用，始克至此。初學日語者，按步進研，可無師自通，已學日語者讀此，亦可增廣其字彙與適當句法之運用。為適應新時代，日語為人所必研，諸君有志於此，當以此書為階梯。今內容增訂，較前更顯精彩。洵為研究日語者不可缺少之良伴也。

研究日本語的良好導師

日本語文鍵

蘇軾知著述 岩尾正利校閱 本局出版
全書一大册 定價一元二角 運隨照加

日本口語與文法不同，吾人進研日本語文，必須真切了解口語與文法之運用與真諦。本書乃唯一適合國人進研日本語文之書籍，對日本語文之淵源及其特徵，詳加闡述、文法條例、更分析透徹、遇不易明瞭處，另加圖解說明，立可融悟。著者鑽研日本語文二十餘年，所述咸為珍貴之心得。學者獲此，必可於短期間成一精通日本語文者。本書係分課撰述，大中學採作教本，尤為適宜。

學習日語小叢書

本叢書爲初學日語最精當之讀物，內容極有趣味，每篇附以漢譯並註釋，暇時研讀，進步極快。貫通日語，指日可待。

第一輯 每冊一角五分

- | | | | | | | | | | |
|-----------|---------|--------|----------|----------|---------|----------|-----------|--------|-------|
| 10 | 9 | 8 | 7 | 6 | 5 | 4 | 3 | 2 | 1 |
| サルカニカツセン | ハナサカジジイ | カチカチヤマ | ウサギノオツカイ | クジヤクノジマン | トオトイギセイ | ハルオノオミヤダ | 一ツノコトカラ四ツ | ハトノオハカ | カジトカニ |
| ✧ ✧ ✧ ✧ ✧ | | | | | 既 刊 | | | | |

★三 角

特 色 一 斑

自用修

基本日語讀本

張駿嶽著
定價一元

本書之編著，係專爲一般日語專修學校或日語補習學校教本之用。有志學習日語者，用此書自修，亦甚相宜。

本書之編著分一、二兩篇。第一篇專論發音、臚列所有規則、並附單語、以作練習。第二篇專論基本語法、以口語文法爲立脚點、按照品詞順序說明、使讀者完成其照品詞之全盤智識。

而本書能以最少之課數作成有系統而完備之書籍、俾於三個月內教授完畢。

本書另附有附錄、分譯文、註解及文法、三路解釋、使教者有所參考、讀者便於自修。

學習日語小叢書

本叢書爲初學日語最精當之讀物，內容極有趣味，每篇附以漢譯並註釋，暇時研讀，進步極快。貫通日語，指日可待。

第一輯 每冊一角五分

- | | | |
|----|-----------|----|
| 1 | カジトカニ | 既刊 |
| 2 | ハトノオハカ | |
| 3 | 一ツノコトカラ四ツ | 近刊 |
| 4 | ハルオノオミヤゲ | |
| 5 | トオトイギセイ | 近刊 |
| 6 | クジヤクノジマン | |
| 7 | ウサギノオツカイ | 近刊 |
| 8 | カチカチャマ | |
| 9 | ハナサカジジイ | 近刊 |
| 10 | サルカニカツセン | |

★三 角

特 色 一 斑

自用修

基本日語讀本

張駿嶽著
定價一元

本書之編著，係專爲一般日語專修學校或日語補習學校教本之用。有志學習日語者，用此書自修，亦甚相宜。

本書之編著分一、二兩篇。第一篇專論發音、臚列所有規則，並附單語法，以作練習。第二篇專論基本語法，以口語文法爲立脚點，按照品詞順序說明，使讀者完成其日語之全盤智識。

而本書能以最少之課數作成有系統而完備之書籍，俾於三個月內教授完畢。

本書另印有附錄、分譯文、註解及文法、三路解釋，使教者有所參考，讀者便於自修。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中西文具	機關用品	繪圖儀器	中西書籍	雜誌刊物
運動器具	各種掛圖	教育用品	兒童玩具	風琴樂器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月一日發行
 中華民國廿九年八月廿日發行
 中華民國廿九年八月卅日六版發行

鄉間的悲劇

定價每冊參角

外埠運費滙費照加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 中村正明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三通書局印刷所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南京興安大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

各大埠各大書局

代理店

印刷者
 門市部
 分局

編譯者
 發行者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中西文具	機關用品	繪圖儀器	中西書籍	雜誌刊物
運動器具	各種掛圖	教育用品	兒童玩具	風琴樂器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月一日發行
 中華民國廿九年八月廿日發行
 中華民國廿九年八月卅日六版發行

鄉間的悲劇

定價每冊參角

外埠運費照加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 中村正明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三通書局印刷所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南路三四五號

新南京興安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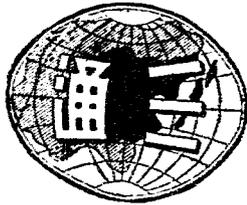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各大埠各大書局

代理店

印刷者
 門市部
 分局

編輯者
 發行者





BC
46.7
7